

第三部

親神之途的起步

● 神的指引 ●

八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半我離開馬來西亞，飛往印度（當天恰好是嘉烈沙神的節日），在早上十一點便抵達馬特拉斯機場。既然我還要等六個小時才有班機到孟買，我順便拜訪了馬哈容里蒲蘭岸神廟所供奉的西瓦、巴圭底及維斯奴諸神。那些曾經到過這座古廟的人也許會像我一樣，感到這座廢廟缺乏一種號召，這種情形使人聯想到，縱使神像塑造得維肖維妙，如果沒有真摯的信徒敬拜是不會有什麼神感的。當我回返馬特拉斯時，我獲悉所有由馬特拉斯飛往孟買的班機已被取消，只有我乘的那架被延遲了二小時。當我登上該飛機時，發生了一件我從來都不曾見過的怪事，另外一名先生的座位號碼竟和我的一樣，即是十一D。我不想和他爭辯，徵求了空姐的意見後，我便在前面幾排的一個座位坐下。

我推開圓形的窗口望去，外面一片黑暗，只有機場大廳燈光明亮，我感到很疲倦。我躺在舒服的椅子上，腦海中不由自主的懷想那位偉大玄妙的人。在我這麼多次的國際旅行中，首次飛來印度是受誰的指引？我想：L 賽峇峇，您應該知道我愛您，我已經寫信告訴您說我要來，我沒有給您說明日期和時間，但您是神，您一定知道我已來看您了。可是，峇加溫（尊稱神聖的名詞），我是一個陌生人，雖然有朋友協助我，但我不知道誰能分享我所對您的愛。]

L 在白地和布達巴底，我將是一個陌生的客人，假如我到達孟加羅後，有人從布達巴底來見我並對我說他是峇加溫吩咐來做嚮導的人，那該多好。] 我搖搖頭將這種非份的想法摔掉，假如賽峇峇都像我所想的那樣來接待信徒，祂將需要軍隊那麼多的助手了。我的白日夢突然被走動的聲音所驚醒，原來是一名遲到的搭走在左邊的通道上。

這名遲到的搭客是一名年約卅五歲的孟加里婦人，她就坐在通道的另一邊，也是在我的旁邊。她捧着一個棕色的盒子，對空姐說：L 這盒花是送給賽峇峇的，我回的時候會給你一些賽峇峇的佛粉。我很驚奇也很高興。

這位婦女穿着一襲傳統的孟加里女裝（長長的裙，一條長褲和一條頭巾）。她很高也很強壯，當她坐下之後，她的臉露出嚴肅的表情。我感到很詫異：L 她是否像我一樣第一次去見賽峇峇或者她和賽峇峇很熟？也許我該和她聊聊。] 我再次望向左邊：L 我應該找什麼話和這位表情嚴肅的婦女交談？] 我突然想到，便從我的旅行袋裡抽出一本有關賽峇峇的書，書名是L 沙特炎、西萬、遜德蘭] 第三集。我開始翻閱，希望她看書皮的賽峇峇畫像會自動的和我交談，可是我失望了，數分鐘後，我偷偷的看了她一眼，發現她正集精會神地看着用鏡框鑲着，如波士卡大小的照片，而照片中的人正是賽峇峇。既然她不願意先說話，那我好像執牛角般的主動了，要不然又該怎麼樣？最多不是給她罵幾句，爲了賽峇峇，那也是值得的。因此，我作了一下深呼吸後便轉向她說：L 對不起，剛才我沒聽清楚，你是否去見賽峇峇？] 她微笑的回答道：L 是的。]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開始了。

她變得很愉快，很健談也很坦率，真是坦誠感人。她是來自新加坡的，她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便成了賽峇峇的信徒。從那時候開始，她便去過印度四趟，每次都見過賽峇峇。賽峇峇給了她一枚鍊墜，也就是她現在掛着的那枚。她很清楚布達巴底這個地方，也知道我在書本上所讀到的地名。忽然間，一個意念鑽進我的腦海中，我剛才還在胡思亂想，希望賽峇峇派個信徒來做我的響導，難道眼前這位婦女便是賽峇峇所給予的？但這是一個巧合，我不敢斷定這是賽峇峇的主意。

當我有了這種觀念之後，我便詢問她這次為什麼會來拜見賽峇峇。她的解釋使更加驚奇。她說她是去向賽峇峇道謝的，因為她在新加坡主持了第六屆國際會議。她見我臉上露出難於置信的表情，她耐心地給我詳細的解釋。她說雖然形式上她很成功的主持着該項會議，但真正的主持者却是賽峇峇，她只是一個軀殼而已。此後，在我們的談話中，她便常常提起賽峇峇是真神的詞句，而且特別加重「真神」這個詞的語氣，於是我也在談話中模仿她的樣子，增加了不少笑話。

她繼續說了一些使我更迷惑的話，當飛機於下午九點降落在孟加羅時，她並沒有安排任何人在機場接她，也沒有訂旅店的房間，她深信在她到達孟加羅的時候，賽峇峇會照顧她的，不會遇到什麼麻煩。

她說明了她的立場後，我心裡在想：「她很瞭解賽峇峇和熟悉所有我要去的地方，而我却缺乏這種知識，可是我有朋友在機場等我及替我訂了房間。」想到這裡，我毅然對她說：「先請不要誤會，既然我們同時來印度四五天（又是一個巧合），而且志同道合，最好是能夠一起出入。希望你能接受我為你提供交通服務並和我在同一間旅店住宿，這樣我們便可以一起到布靈打瓦南（BRINDAVANAM）或布達巴底（PUTTARPARTI），你也可以充作我的響導，不知你意下如何？」她很樂意地接受我的邀請。

我告訴她說她的身裁和談吐很像我的姐姐，希望能夠叫她一聲拉芙碧姐（她的名字叫拉芙碧亞苛），她也會叫我捷卡弟。因此在我邁開第一步走白接近神的旅途上，兩個忠實信徒便走在一起，一道去謁見地球上宣稱是化身為人的神，並祈求祂的庇佑。我現在有了一位「賽氏姐姐」，在印度我的賽氏家族也開始明顯地增加。

正想着，耳際傳來機艙播出的通知，飛機正向孟加羅機場降落。飛機着陸後，我的朋友正在機場等待。他們告訴我們，明天（即廿九日、星期日）賽峇峇會在白地的布靈打瓦南，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主持慣例的祈禱會。然後祂會去布達巴底。從孟加羅到布靈打瓦南，若是駕車，大約半個鐘頭的時間而已。拉芙碧姐和我既來印度，當然準備隨時隨地追隨着賽峇峇。

司機詹姆士載我們到旅店，這位先生在幾天內便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也稱呼他為詹姆士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當賽峇峇蒞訪務地（Utti），他就曾親眼見過祂。他尊敬賽峇峇，但他並未將祂當作化身為人的神來看待。

自我崩潰——祂不理我？

八月廿八日的晚上，我失眠了——賽峇峇在六月八日的顯聖還無法獲得解釋，現在我即將與神的化身見面，心情是多麼的緊張，使我睡意全消。於次日清晨五時四十五分我便從床

上爬起來，七點吃了早餐後便離開旅店，向布靈達瓦南出發。途中，拉芙碧姐要去孟加羅巴剎買花，她給白地的克利斯拿神像買了一串長長的鮮花。其實她在印度的五天之中便花了許多錢來買鮮花。

我的旅行袋裡裝着錄音機、照相機、活動攝影機、菲林，更重要的是朋友和親戚托我交給賽峇峇的信件，兩張等待「開光」的照片和一本歌書。我的太太仙蒂（Shanti）曾經花了許多心血替我寫出這本歌書，它用粉紅色的書皮及粉紅的飾帶包着，很美觀。我的意思是想把這本書交給賽峇峇，如果有機會，我會直接唱幾首歌給他聽。

到達了布靈打瓦南後，我只拿了鮮花和我的旅行袋，但我將相片、信件及歌書放在車中。我敢肯定賽峇峇會約我單獨見面的，我不想在大庭廣眾的面前交給祂。

進入了布靈打瓦南之後，在右邊的廣場是一片紅色的泥土，在左邊是一座大廳，在前面則可見到一間正在興建中的高樓（後來我獲悉這是賽峇峇學院的宿舍）。大路彎向右邊，在興建中大廈和紅土廣場之間穿過，然後便到達了一間大屋的門前。這就是賽峇峇在孟加羅居住時的住宅。在紅土廣場的中央栽種了一棵高大而且茂盛的樹，樹蔭下則是一片洋灰地板，而且還有圓形的白鋅屋頂。那片洋灰地板分為兩層；在較高的層上置放了一尊克利斯拿神像。當我們抵步時，賽峇峇的一張巨像（環視着四週，相信是專為祈禱會而臨時置放的）。在下一層有一張椅子，這是讓賽峇峇坐的。信徒則坐在洋灰地板和紅土上——他們依照預先畫好的綫，很整齊的靜坐着。

大約在早上八時，在獻上了花環之後，我們分別尋找自己的位置，拉芙碧姐在女人的一邊，我則在椅子正面的紅土上，這位置很合乎我的理想。

在我坐下後，我發現樹上有一群猴子在嬉戲、跳躍，而且還吹着陣陣寒風（每位信徒都預先準備了一條長長的毛巾或絨衣）。那環境倒也很清靜，透着涼竟的空氣，令人神清氣爽，精神松弛。

大約在上午十時半。人群起了一陣騷動，當我望向大屋門口時，大人小孩都排在路邊。祂出現了一一穿着一襲拖地橙色的長袍，彷彿是飄浮在地面上。

在我四週的信徒手掌合十，向祂致敬。我的肌肉在收緊，脈膊加速了跳動，我感到罕有的緊張，我期望已久的時刻即將出現了一一我終於能夠和賽峇峇面對面了。

賽峇峇川行在一行行的人眾中，祂向某些信徒談話、祝福、收取一些信徒的信件，我不放過這個機會，我開始拍攝祂的照片。當祂接近我時，我仔細瞧見了祂的動作，祂的手掌一圈，掌心向下，然後放下了一些佛粉在那些渴望而且幸運的信徒的手上。那些獲得這種特別恩寵的信徒基本上有兩種反應，他們興奮或者是掉下眼淚——這兩種不同的表情都是發乎內心的。

當賽峇峇靠近時，我放下了攝影機，雙手合十，向祂致敬。祂的背後跟着一位捧着手帕的人，該手帕是特別準備給賽峇峇在創造佛粉後抹手的。

現在，賽峇峇已非常接近我，只有幾個人的距離而已，我緊張、渴望着等待祂向我走來，然後我便會有機會撫摸或吻祂的腳。在我前面的人已伸出了手摸着了祂的腳，我相信該輪到我了。當我略向右傾，欲伸手撫摸祂的腳時，祂竟迅速地向右滑開，走向我對面，女人坐着的那排。我頓時傻了，楞住了，我感到極度的懊喪，眼淚再也控制不住而滑下了雙頰！我的肩膀在顫動，低着頭，我竟在大庭廣眾前出醜。

「哦！賽峇峇！」我想，激動地揩抹眼淚和盡量保持鎮靜：「爲什麼您這樣對待我，我千里迢迢帶着一顆愛心和吻您的腳的願望，這是否太過奢侈了？我又爲什麼會掉下眼淚？好吧，既然您不讓我撫摸您的腳，不要緊，我還是會像以前一樣愛您的。」想到這裡，我漸漸地恢復了常態。

當這事在進行着時，男女信徒都在高唱着聚誦歌曲，賽峇峇也在晃動着手，彷彿是在欣賞着那些音樂。我又發現了另一件事，雖然信徒停止了歌唱，祂的手還是會繼續晃動，祂一定是在聆聽別個地方的信徒在頌唱着聖歌，有時，祂會用食指向空畫寫着，舉動好像是不知不覺或不由自主似的。

賽峇峇離開了衆信徒，逕自走到前面的椅子上坐着，待聚誦歌曲結束後，祂便走進屋裡去了。

而我呢，經過剛才的失望和不愉快後，我還是很冷靜，至少我還能在祂的距離內拍攝照片。賽峇峇在進入屋內後，門也關上了，祂至少要過了三十或四十分鐘後才會出來。

您在我心中

拉芙碧姐與我隨着其他信徒朝大屋走去，可是我們被「義仕」（穿着金白的上衣和褲，配一件橙色馬褂）阻擋了我們。我們只好向旁邊的另一道門，出乎意料的，「義仕」竟讓我進去。「啊！」我心想：「我們很幸運，賽峇峇最終還是讓我們去見祂。」但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當我們將踏進屋內走廊時，我們被一名「義仕」很禮貌的請我們出去。

那位請我們出去的男仕是個談吐溫文的人。我在布靈達瓦南的兩天半裡，和他作了多次的交談。那些「義仕」執行着重要的任務，他們扮演着交通指揮員，維持紀律和秩序等。那位先生的態度很爽朗，我很欣賞他。於是我便將名片遞給他，假如他有空來馬來西亞時，希望他通知我。他也伸進袋子裡掏出他的名片給我。啊！我真不敢相信，他竟是印度科學院，航空部的A·V·克利斯那教授。

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人生經驗，一個堂堂的航空學家身份，竟屈就充當平常人可以勝任的交通指揮員。在神的眼中，大家都是一樣的。我也結識了另外一名「義仕」，他是印度製造商公司的打字員，他和那位教授一起扮演着敬愛和獻身賽峇峇的角色——在同一個地方——沒有高尚或低賤的感受。

被請出了屋子後，拉芙碧姐和我便決定在大門路旁的那棵大樹下坐着等待。等了一會兒，消息從「義仕」口中傳出，賽峇峇即將在廣場的另一邊講堂中和學生們共同進膳。

我又開始緊張了，一些信徒聽到了消息後，開始在講堂前的路旁排隊恭候。於中午十二時，賽峇峇出來了，他沿着列隊的信徒旁走過。我跪在地上，手掌合十。這次假如我獲得祂的同意，決意撫摸和吻祂的腳。當祂經過我的面前時，我那合十的手指着祂的腳，並注視着祂的臉。祂瞧着我，手掌撫拍了胸膛四次，並做了一個祝福的手勢說：「拿美！拿美！曼馬何！」然後便離開了，消失在興建中的建築物的轉角處。

二或三各「義仕」在聽了賽峇峇的話後，緊張地靠攏我。其中一名問我賽峇峇說的馬來話是什麼意思，可是我向他保證那並非是馬來語。另外一位「義仕」給我解釋（後來經由一位懂得梵文的年輕信徒証實），賽峇峇的意思是「您在我心中或我在您心中」。

在字面上的直譯便是「名字在心裡」。「拿美」是名字，「曼馬何」是心。這使我的心情輕鬆多了一一在第一次覲見會中所受的難過經歷已消除了一半。

在這個時候，拉芙碧姐激動地告訴我，賽峇峇已收取了她親筆寫的一封信，祂並且令一名信徒交給她一束鮮花。她將鮮花嚼碎吞下，並叫我也學她那樣做。我感到很愕然，但我並沒有躊躇，將拉芙碧姐給我的鮮花送到嘴裡輕輕地嚼咬着。奇怪，味道蠻不錯（但不像糖菓），因此我很有味道的徐徐咀嚼，將之吞下。各位也許會感到奇怪，我竟沒有因此而感到不舒服。

我們在等待賽峇峇回來，在祂走過時，我再次跪下，像祈禱一般地伸着雙手。祂走過了，我很冷靜，不再像早上那樣衝動。之後，我們一起去吃午餐。

於下午五時，我們又回到同樣的地方參與傍晚覲見會。賽峇峇那特殊的臉出現在衆信徒的面前，時而發出親切的微笑。「在五十一歲之中的人，祂看起來還很年輕。」我心想。

這次我攜帶了朋友所托的信件交給祂。起初我是想在和祂單獨會晤時交給祂，但經過今早的情形後，我感到難於如願以償。因此，爲了不使我的親戚和朋友失望，我只好儘早將信件交了給祂。但是賽峇峇並未走近我，在下午六時便逕自步行回去了。當時，一大群信徒都湧向祂。我沒像他們那樣，決定於次日再來過。

賽家族的隊伍在壯大

出到了大路，正當我們要鑽進車子時，一位陌生的男人向我走來，原來他的車子壞了。「可否幫忙載我的母親及姐姐回城市或者至少載她們到德士車站？」我無條件的答應。

他的母親叫比萊太太，姐姐是蘇喜拉，後來我稱比萊夫做「安媽」（淡米爾語是指媽媽的意想），她只會說淡米爾語，不過她的女兒可以說淡米爾語和英語。我們離開布靈達瓦南約一百五十碼時，前面便是火車路。看管人正準備將攔柵放下，但他竟肯讓我們先越過鐵路，不必花時間等待那姍姍來遲的火車。

後來我獲悉孫德先生（比萊夫人的兒子），在我們一離開時便開動了引擎，他從後急追而來，可惜却被過路的火車耽擱了一會而趕不上我們，這對我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

當我們朝孟加羅前進時，拉芙碧姐用她的錄音機播放一些聚誦歌曲。比萊夫人聽了之後，她告訴我們她的女兒很擅長於唱聚誦歌。因此我們便要求蘇喜拉爲我們高歌一曲。啊！雖然她害了輕傷風，但她的聲音還是那麼美妙。我即刻要求詹姆士把車子停在孟加羅的大路旁。拉芙碧姐和我繼取錄取蘇喜拉的歌曲。比萊夫人說，蘇喜唱得很不錯，但她的姐妹可以唱得更好。我感到很驚奇，從蘇喜拉的歌聲來分判，她姐妹的歌聲必定是超凡脫俗了。

我們一直載比萊夫人和蘇喜拉到家——一間整潔美觀的房屋。途中，在拉芙碧姐的要求下，我也唱了一首自編的聚誦歌。我們在蘇喜拉的家裡吃些茶點，並且認識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茶點過後，我們答應在三十日晚（次日）到回來聆聽她姐妹唱歌。

星期一（三十日）的早上八時十五分，我們來到白地，拉芙碧姐要我替在已乾枯的噴水池中的克里斯拿神像掛上一串她購買的鮮花，便坐在那兒等待。大約在上午十時十五分時，一輛白色的轎車從賽峇峇的屋裡駛了出來，賽峇峇和另外兩人坐在後面。轎車駛向在兩天前由賽峇峇開幕的醫院。一些信徒向轎車衝去，但轎車並沒有停止。我們感到很失望，只好回

到孟加羅和一些在生意有來往的朋友一起吃中餐。

在中餐的時候，我們的話題都是在談論着賽峇峇。下午三時十五分時，我們又回到白地，大約是五時十五分，賽峇峇才出來主持覲見會。祂在廣場中間候一些信徒，有時又用北印度語或忒洛哥和信徒交談，有時搓出些佛粉給那些需要的信徒。然後，祂走到我的面前，於是我向祂展示一些信件和照片，祂拿了信件後並撫摸着照片。祂輕輕地用英語問道：「你從那裡來的？」這雖然是很輕的聲音，但在我聽來却像雷鳴似的，我的舌頭不知怎的竟不受控制：「馬來西亞，先生。」我很含糊地答道，我想再說幾句話時，祂已向我身邊那個男孩走去（他曾於前一晚夢見賽峇峇）。我仍舊跪在地上，自言自語地說：「請峇加溫召見我。」我竟忘了撫摸祂的腳。當祂說「拿美，曼馬何」時，在直接反應上，我心中已感到撫摸過祂的腳。

我曾經將我的故事告訴身邊的那個男孩，他感到很驚異賽峇峇用英語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也感到很困惑，賽峇峇一定知道我是從那裡來的，後來証實祂很了解我，祂那樣問我只是讓我知道祂覺察到我的存在。（在大庭廣眾之前，祂又能多說些什麼！）他們都堅信賽峇峇會接見我的訪問的。

在這個時候，我的心情很好，不像第一天那麼消沉。

拉芙碧姐很緊張地向我走來，而且帶着沉重的心情，這是因為賽峇峇曾經以北印度語對她說：「啊！妳在這邊。你來了又回去，你住在旅店內，妳是在旅行吧。」

「那我應該住在那裡？」她反駁道：「我也許要住在布達巴底（Puttarparti）的神廟裡，我現在便啓程向布達巴底出發。」

我不禁吃了一驚。現在已是晚上七時半了，要去布達巴底必須至少費時三個鐘頭，而且要經過郊區的鄉村，道路也不容易行走。我極度反對她那衝動的舉止。因此我用盡辦法來勸止她，但她似乎已下定了決心，堅信賽峇峇會照顧她的。經過一場爭辯後，她才答應我不再冒然離開。我邀她一道去比萊夫人家裡參加聚誦會，但她却說肚痛。我只好獨自到比萊夫人的家裡，和比萊姐妹一起唱聚誦歌及用錄音機錄取她們的聚誦歌。她們雖然未曾受音樂訓練，但是她們都唱得非常動聽。

聚誦會過後，我聆聽她們和賽峇峇的靈性生活，我發覺能遇見比萊夫人和她的家人是很幸運的，她們獲得許多賽峇峇所賜與的恩惠，她們在年輕時便唱着對賽峇峇的頌歌，不只在聚會，在信徒家裡的聚會也是一樣。她們有許多張賽峇峇較年輕的照片，年紀小小的比萊姐妹圍坐在賽峇峇的腳前。但是隨着時間的過去，事情變得更為普遍化，她們被排擠，聚誦會歌唱時已由較年長的信徒代替了。

我覺得有點兒傷感，但稍為回想一會，那些較年長的信徒為了愛護賽峇峇，我們不能隨便指責。儘管如此，比萊姐妹還年輕，我堅信，將來她們仍然有許多機會為賽峇峇唱聖歌的。不過我只是在默默祝福她們。

她們姐妹當中的一名曾經受過賽峇峇的很大恩惠。在一個宗教節目裡，賽峇峇在施里第峇峇塑像前顛倒的空罐內攪出大量的佛粉。當時這名姐妹坐得很近，但是當賽峇峇在空罐內攪動，除了流出佛粉外，還有一樣物體掉到她的腿上。該物體竟是一粒圓圓，粉紅色而且光澤奪目的珍珠。她現在用一根黑綫穿過珍珠的小孔，將之掛在項上，這便是她唯一掛在項前的首飾，我曾經見過許多珍珠，包括日本的著名珍珠，但我覺她那顆却特別漂亮。

因此，我的「賽家族」開始在增大。開始的時候是拉芙碧姐，然後是詹姆士（那位司機——雖然還未正式成爲「賽」兄弟，但在另外兩日之中，他却是神奇變化的示題），現在我有了「賽媽媽」，即是比萊夫人，四個賽姐妹和孫德南兄弟。

實現了第一個心願！

第一個願望——實現了！

當我於午夜十二時回返到旅店時，拉芙碧姐仍在旅店內睡覺。在次日早上我才獲知她會試圖要到布達巴底。她曾召喚過德士，但却不能如願以償，她寫好了一張便條給我，並在離去前閉目養神了一會兒，豈料便這樣一睡到天明，這也許是賽峇峇的意思（她也的確疲倦了），信還交到我的房裡便呼呼睡去。她召不到德士是因爲詹姆士兄弟搞的鬼。在我去比萊夫人的家時，他曾瞞着我警告當地附近的德士不准載拉芙碧姐去布達巴底，我相信他的恐嚇能起了作用，假使有任何差錯，他們（指德士司機）將可能面對法律問題或私人報復。

在次日早上六時四十五分（八月卅一日）在旅店吃早餐時，對昨晚的整件事捧腹大笑不已。在我的強求之下，拉芙碧姐才給我看她所寫給我的信。這封要寄交四一一號房，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捷卡兄弟：

我必須要在今晚前往布達巴底，你和詹姆士都待我很好，但賽峇峇是對的。我必須去感謝祂。因此我不得不向布達巴底出發。

路上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這樣做是受賽峇峇開導的，祂會照顧我，我信任祂。

請不要擔心，我將會很順利，我們會再見的，祝福你，你的朋友詹姆士和你的家庭。

你親愛的賽姐

拉芙碧上

備註：我的任務已完了。賽峇峇會和你談過話，你該充滿信心，我可以放心離開你去感謝賽峇峇的「大任務」。

我們大約在早上七點半抵達布靈達瓦南，這次我坐在蓋了屋頂的大樹下，很靠近克里斯拿神像和賽峇峇坐的地方。賽峇峇大約在十點十五分才出現，祂視察正在興建中的宿舍後才向我們走來。祂走過信徒之間時，祂總是帶着微笑，問候，收取信件，並向我這邊走來。

我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分男女兩邊，一排排的坐着。賽峇峇在男人這方，當祂很接近我的時候（我跪着並雙手合十），祂突然向斜邊走去，走過女人那方，我的心臟差一點停了下來。我決定要獲得祂的恩惠，在祂走過我身邊時，我默默地唱着一——一首我在吉隆坡編寫的淡米爾文歌：「峇峇——尼瓦；峇峇尼瓦，峇峇尼瓦峇峇；沙第亞賽尼瓦，沙第亞（Sathya）賽尼瓦，沙第亞賽尼瓦峇峇……」（尼瓦的直接翻譯是你來），但我的意思是；請你來我這邊。

當我正唱着的時候，賽峇峇在洋灰地邊停下了腳步，向前方凝視。祂的右手（也許是我的錯覺），隨着我默默吟唱的節奏在揮動。祂回頭向我這邊走過來，在我右邊，半站着的那位信徒說：「賽峇峇，我已等待了一個月了！」賽峇峇却輕輕地答道：「我能做什麼？我要去布達巴底了。」

賽峇峇站在我的面前，祂的微笑是那樣的親切和迷人。我還是在跪着，偷偷地望着祂的臉說：「峇嘉溫，腳。」祂輕輕地答道：「好的。」於是，我彎下身體，吻了祂的左腳三次，當我轉向祂的右腳時，却發現另外一個較年長的先生也在吻着，因此我再吻了二次祂的左腳以滿足自己。

這種吻賽峇峇的腳的行為是種很微妙的感受，我感到很滿足。以我個人來說，除了我親愛的母親外。我決不會吻別人的腳，但吻賽峇峇的腳却發自內心的自然。今天是星期二，又是另一個「巧合」，使我喜悅極了。

賽峇峇走開了一會兒後便又回返並停在那位曾經與我共享賽峇峇的腳的先生面前，祂用印度語和他交談着，我聽不懂，只好靜靜地坐着觀看，峇嘉溫 (Bhagavan) 開始轉動祂的右手，那位先生遵照祂的吩咐，取出張紙，以手捧着，佛粉便從賽峇峇的指尖流出來，掉落在紙上。那位老先生感激得淚流雙頰、全身也顫動起來。不論是誰，在得到了這種恩惠後都免不了會有這種反應的。

過後，賽峇峇便又回到祂的屋裡，信徒列常的又起了一陣喧擾，那些「義仕」也照往常一般地站到崗位上，回答一些信徒的問題。

在那個時候，我並非很了解那些「義仕」，我問他們道：「對不起，賽峇峇在什麼時去布達巴底？」但是他們的回答却是不知道，他們說：「抱歉，我們不知道祂今天要去布達巴底。其實，除了賽峇峇祂自己，沒有人知道祂的動向。」當我向他們說明賽峇峇確實要去布達巴底時，他們都感到很驚異，反而向我詢問詳細情形。我只好從實告訴他們，那是賽峇峇親口說的。

也許是賽峇峇特別關照我吧，賽峇峇說的話：「我將要去布達巴底。」聽到的人不會超過七個人。我覺得告訴他們也是無益的，我還是趕緊動身去布達巴底為妙。因此，我即刻去找拉芙碧姐，轉告她這個消息。

戚華尼夫人和賽峇峇的家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即刻去布達巴底的行程，可是拉芙碧姐的想法是，一個單身女人和兩個男人在鄉村地區行走，布達巴底的傳統風俗可不像孟加羅，這會引起他們的閒話。我們正感到為難時候，賽峇峇却在暗中替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在婦女那邊，拉芙碧姐發現一位老婦人很激動的說：「你好嗎？我喜歡你」。過後，她向拉芙碧姐走來，並請拉芙碧姐載她回市區。拉芙碧姐知道我不會反對，便答應了她，她也回到自己的位置去。當賽峇峇離開的時候，她又向拉芙碧姐說：「賽峇峇叫我在我的家裡給你一個驚喜。」拉芙碧姐並未見到賽峇峇靠近她，因此她的話顯得很詭異，她沒有說明是種這麼樣的驚喜，我猜想，她可能和賽峇峇心靈通話。

這位慈祥的老婦人是戚華尼夫人。我告訴她，她使我想起在馬來西亞的那位愛吃朱古力而被稱「朱古力婆婆」的祖母。她說她也很喜歡吃朱古力。因此，我提議稱她為「朱古力姨」，但過了一會，我覺得這樣稱呼她並不很適合，既然她沒有其他意見，我改稱她為「達特瑪」——是老太太的意思。

途中，她告訴我們她和賽峇峇的一些有趣靈性生活，她的年紀是在六十五至七十歲之間

(我忘了她的真實年齡)，她一面說，一面指示着詹姆士去她家的路途。

她本來是不相信賽峇峇是神，她每次去參加覲見會都是受朋友或親戚的邀請的。經過一段長時間後，她才成了賽峇峇的忠實信徒。在某次盛大的覲見會中，賽峇峇突然單獨召見她。

自此之後，她參加了許許多多的覲見會，並和賽峇峇相見了許多次。當她的丈夫去世後，她顯得更加軟弱無助，賽峇峇便成了她生存的唯一精神力量。曾經有一次，賽峇峇告訴她：「我將永遠在妳身邊照顧妳，不要擔心。」這些故事都在途中述說的。

威華尼夫人的住宅是中等家庭的格式，不過和附近的相比卻有點特別，那間和屋子相連的車房已被改作裁縫室，供親戚作車衣服之用。屋內只有兩間房和一個廚房（廁所和浴室可能是在屋外，不過我當時並沒看見這些設備）。

當我們步入走廊時，我發現前面有兩扇門，左邊的是單門，右邊的則是雙扇門，兩邊都用掛鎖拴着。「達特瑪」啓開右邊的雙扇門引我們入內。我踏進這間稍為昏暗的房子，我相信這間應該是起居室兼睡房，房的兩邊各有一張床，梳妝台則放在一個角落。

啓開了窗口後，光綫便充滿了這間房子，我突然機伶地顫慄，急忙雙手合十的膜拜。我的頭腦在旋轉，彷彿是於七六年六月八日在姨母家裡見到賽峇峇顯靈一般，映入我眼簾的景象使我覺得驚異非常。懸掛在牆上的賽峇峇相片，其他的神像、聖人及「達特瑪」親戚的照片都結有佛粉——公菇曼（一種紅粉）。那些佛粉是怎樣留在相片上而不會散落到地上？我不明白！

我那喜歡以理論來推斷事物的「猴腦」（這是賽峇峇對我慣用的比喻）開始產生了許多疑問：「不會是這位老太太故意將佛粉放到相片上吧？」假如是，她必須要站到椅子上或梳妝台上，用漿糊將佛粉黏上去，正當眼前事實和理論在交戰時，慈祥的老太太告訴我的故事使我更驚異不已。

牆上的一斑斑紅色顏料像是被人撥上紅水似的。我問「達特瑪」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她的回答却令人難於相信。她說那是賽峇峇的傑作，在某個印度人節日裡，每個人都要互相撥顏色水或漆料，「達特瑪」於該節日離開家後，回去時便發現牆上染着那些顏色水。

隨着她那一半埋怨，一半不相信，但却充滿慈愛的聲音，她指向牆上某一部位用鉛筆寫的印度文字體（也許是北印度文或忒洛哥語）說：「這些字是賽峇峇寫的，意思是：這間是賽峇峇的屋子。」我迷惑地問道：「妳是說這些字是賽峇峇親手寫的？」「是！」她堅定的說：「祂是用我的鉛筆寫的，祂還在紙上寫了一些字。」她從抽屜裡抽出一張紙和一個白色的信封，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梵文字體——OM。

在這個時候，這些消息，証明賽峇峇時以這位老太太的愛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事實終於戰勝了我的理論，我不應該再把老太太的話當着是胡說八道，必須接受祂的非凡意旨。當我每次研究祂時，祂會說：「不要浪費精神來了解神，這是人類的能力所辦不到的，你必須向這方面屈服。」是的，我已經屈服了，一心一意想了解神的慾念已消失了。我的心底升起了暖意，我是多麼幸運，我竟有此良機一睹賽峇峇施予一位忠實信徒的恩典。

當我們正看得入神時，另外兩位婦女走了進來，一位「達特瑪」的妹妹露姬，來自孟買，另外一位却是鄰居朋友峇巴狄夫人。「達特瑪」進櫥房取咖啡時，她們告訴我們關於賽峇峇對「達特瑪」的愛護。她們說，祂還會在「達特瑪」的枕頭下留下信條。

達特瑪起火煮着開水時便出來參與我們的談話，她說：「現在讓我帶你們去參觀賽峇峇的神殿。」說完，她便領我們走過一條走廊。當她啓開房門時，怪異的情景便映入我們的眼簾：房內掛滿賽峇峇及其他神的照片，每張照片都有大量的佛粉；房間的中央却供着一尊賽峇峇的石像，奇怪的是，這尊石像卻沒染上一點佛粉。這種情形使我感到非常奇怪，牆壁上，日曆上的克里斯拿神孩提時的畫像及牆上其他較小的圖畫幾乎都沾滿了佛粉。

賽峇峇神像左邊的角落置放着一張椅子，椅上有一張賽峇峇的畫像和兩條手帕掛在椅子的兩旁。我們默禱了一會後，達特瑪便講述她獻上供品如印度麵包後的情形。她說，當她於翌日回來再看時，整粒麵包已不見了，沒有跡象顯示麵包是被老鼠拖吃的。有時候她會買一包水菓，將整包水菓（沒有啓開袋口）放在神像前，於次日，袋口的繩子却會不知怎地被折開，水菓也散落在地上。正如我說過。我必須向現實投降，現在我覺得很愉快，陶醉在俱有充足証據的神恩裡。

此後，拉芙碧姐和我再不會對「達特瑪」能與賽峇峇直接接觸而感到懷疑。讀者也許會覺得奇怪和不相信，作者為何會如此輕易聽信這位怪僻的老太太所說的一切。她是位很有天才的人，曾經是一名傑出的明星。

聽了賽峇峇吃食物的故事後，拉芙碧姐禁不住問道：「祂吃了東西後是不是會用椅子上的手帕？」

「會的。」達特瑪回答道。

「可否讓我們看一看那兩條手帕？」

「可以的。」然後走向左邊的椅子，取了那兩條手帕抖開後才交給拉芙碧姐，突然她僵立着，好像在聆聽着什麼似的，臉上的表情彷彿是很不好意思似的。只叫她含糊地答道：「是的峇加溫（Bagavan）。她轉身將手帕放回原處。

「很抱歉。」她說：「賽峇峇剛才告訴我不能讓你們看。」

拉芙碧姐和我傻傻地對望着，即使我已向現實「投降」了，賽峇峇和達特瑪的心靈傳音却將我弄糊塗了。

「妳是說賽峇峇剛才告訴妳不讓我們看那些手帕？」我禁不住問道。

「是的。」她的聲音有點不高興，很顯然的是指責我這個麻木的頭腦。

我冷靜地在自我反省，心想：「任何人都是不喜歡讓別人檢查自己的手帕的，何況是賽峇峇？」這並不是祂拒絕我和拉芙碧姐，因此我的心裡也就怡然了。

參觀了神殿後，我們又回到了客廳。我們都獲得咖啡和印度糕餅的款待。「達特瑪」很熱情，她硬要我們多吃一點。

「老太太，為何妳不隨我們一同到布達巴底去？」在拉芙碧姐的提醒之下，我即刻邀請達特瑪陪我們一塊兒去。

出乎意料之外，她竟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並要我們帶同她的妹妹露姬一起去。峇巴狄也表示要隨我們到布達巴底。我不知怎地竟沒考慮到車子是否載得下這麼多人便一口應承下來。因此我們於八月卅一日下午五時便向布達巴底出發，車子仍是由詹姆士駕駛，「達特瑪」與我同坐在前座，拉芙碧姐和另外一個阿姨坐在後座。

在漫長的路途上，我們在吟誦着聖歌，我同時在回想着所發生的奇妙事件。現在我的賽家也加大了，有賽姐妹，賽母，賽兄弟和賽姨等。

菩提佛地與布拉聖地尼拉炎

布達巴底與布拉聖地尼拉炎 (Puttarparti and Prashanti Nilayam) 。

通往布達巴底的路很不容易走，它不但彎曲，而且路面上還有許多洞和積滿水的窪地。我們不清楚窪地有多深，車輪是否會陷入泥沼裡。詹姆士的駕駛技術很精湛，在我一直在喊「賽南」、「賽南」(Sai Ram, Sai Ram) 之下，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印度的鄉村地區，只要看那些簡陋屋子便明白居民的生活都是非常窮苦的。在這裡，他們的屋子都是牆連牆地建造起來的，還有另外其他小間的屋子，組成一個簡單，但却很現代化的布達巴底村。在這條村子的中央是座莊嚴的神廟，賽峇峇的房間是設在二樓。

這種印象不禁使我聯想到天堂般的神仙宅院，而步上天堂的道路將是崎嶇和遙遠的，正如我們去布拉聖地尼拉炎的通路一般，是那樣的辛苦和難走。即使這條路完全不存在，或需要靠雙腳或牛車，我都不會畏縮，下定決心朝布達巴底前進。

我們於下午八時半才抵達布達巴底。由於我們並不需要急着赶路，因此在路上停了二次以便休息和喝茶。

抵達了目的地後，我們便到一間旅店去租房間，但該旅店的兩位職員好像是不大歡迎我們似的（也許他們經過一天辛勞後而感到疲倦）。我心想：「我們已到了人性仁愛的總部，這兩位先生對疲憊的陌生人應表現友善的態度才是。」

儘管如此，拉美碧姐和我均屬外國居民，照理應該先到警局登記，然後打從黑暗的泥路回去。我們聽到了賽峇峇已於黃昏抵達的消息後，剛才的不快和疲倦已被興奮掩蓋了。（註一。）

警局的設備很簡單，並沒有特別的裝飾。當值的警員並不關心我的到來，我們登記了名字和護照號碼後便取道回旅店了（註二）。「達特瑪」已為我們準備了兩間房間，即是男女分別住在兩間房裡，房間的編號是 B 2 1 和 B 2 2 。

我們所居住的這間建築物，B 2 1 和 B 2 2 這兩間房間是設在三樓。「達特瑪」很興奮地走來對我說：「我指給你看賽峇峇的睡房。」接着她便指向旅店前面的聖寺的一邊，在三樓的一間沒燈光的房子便是賽峇峇所住的，正處於 B 2 1 號房的對面，我非常地高興。此時，這種巧合是那樣的令人振奮，也給予人一種感覺，祂是在看護着祂的信徒。

B 2 1 號是間單人房（我相信其他的房也是一樣的），只有八呎寬，十二呎長，房裡有間浴室，地上鋪着張破舊的地毯。在燈光的映照下，許多蟑螂在地上、牆壁上亂竄。

「至少還有電供應！」我心想。

在右面的牆上掛着張賽峇峇的照片。我小心地啓開浴室的門，我沒有一點舒適的感覺，它是設在房間的左邊。浴室有根沿壁通出外邊的水管，在較高的地上却出現一個洞孔，沒有看見出水的孔。我很詫異，我是住在三樓，相信那個洞孔不會是個漏洞。我再仔細地觀察後，發現該洞孔有黑色的渣滓，這証明從前是有人住過的。我取了罐水倒入洞孔內，輸水系統便將水流走，但我却不知道水將流入那裡。

不管這時是白天或夜晚，我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清理這間房間。很幸運的，我找到了一把破舊的掃帚。

「賽峇峇呀！」我心想：「也許這些工作應該是我在接近您之前的羯摩（果報）。」

我發現牆上還貼着張通告，警告我們離開時，必須保持房子原有的樣子，我禁不住失笑出聲。「達特瑪」來看我時，我對她說：「很抱歉，在我離開時，我不能跟從這張通告的指示將房保持原有的樣子。」

她答道：「這沒關係也不必擔心，我會叫人來幫你打掃的。」

「那是很容易的事。假如要保持原有樣子，我必須設法將之弄髒了。」我說。（註三）

儘管如此，我很慶幸能有個棲身之所，一間廁所和浴室供我盥洗。其他的一切不如意處，也許是考驗一個人的忍耐。詹姆士給我帶來了床單，但他堅持要在車裡過夜，理由是怕車子被人偷走；不過在次晚，他也同意睡在房子裡了。

這一夜是那樣的漫長，我竟輾轉難眠，並不是房間不舒服，其實是太多的蚊子在騷擾，至少有數百多隻以上的蚊子，牠們叮咬我的手和腳。即使我將手足和頭都裹在被單裡，那嗡嗡之聲仍就吵得我不能入睡，我試用背心和佛粉來掩蓋耳朵都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爬起身來，走到窗口向黑壓壓的廣場凝視，看着賽峇峇所住的那間房子，我欲建搭一座「心靈橋樑」進入祂的房裡，並對祂訴說：「爲什麼您不讓我安睡？我必須要在明日凌晨三時四十五分起床參加四點半的「OM卡南和蘇巴峇羣」的早朝。峇加溫，假如我今晚不能安睡，明天我將會很疲倦的。」但是蚊子並沒有因此饒過，我一樣是不能入睡。我敢肯定，到了明天，我的手腳一定會被蚊子咬得紅腫。唯一使我稍爲安慰的是，我所受的這些罪也許是賽峇峇在考驗我和我的毅力。

早朝的時刻將到了，我趕緊起身梳洗。其他的信徒都已齊聚在寺前，然後慢慢步入寺裡，當我到聖寺時，我突然發現了件令我驚訝的事情，我的手腳竟沒有一點被蚊蟲咬到腫傷的痕跡，心想：「也許我塗在身上的佛粉有消毒的功用吧。」

聖寺裡黑壓壓的，只有一盞土油燈照亮着牆上掛着的施里地賽峇峇和沙第亞賽峇峇的照片。前面是一尊較大的施里第賽峇峇的石像，祂那坐着的姿態是每個人都熟悉的，另外尙有其他較小的石像如克里斯拿、卡尼沙等，景像絢麗，氣氛却莊嚴肅穆。

我帶着我那裝着錄音機和照相機的旅行袋，但一位態度嚴謹的先生硬要我把旅行袋放在門外。雖然我心裡極不願意，但也只好遵從他的意見。

在早上四點半時，聖寺的大門關閉了，那些遲到者只好站在門外。那位態度嚴謹的先生隨着用忒洛哥語（我想是）和英語講述了一些訓令後，大家便開始唸誦經文。起先是由一人領先唸誦蘇峇巴羣——一首喚醒諸神的歌曲。整個儀式的過程是多麼的令人振奮啊！

過後，男女信徒分兩邊排在門外。女性那方跟着成雙結隊走向黑色的施里卡尼沙（頭似大象的神）的大石像，這尊石像的面孔是朝向布拉聖地尼拉炎的入口處。在那里，大家便開始唱起聚誦歌曲，由一名人士領先獨唱，其他女信徒都盡量在跟隨。一面唱，一面繞着布拉聖地尼拉炎大廣場遊行。其他男信徒見狀也在卡尼沙神像前排隊高唱聚誦歌曲。在高唱聚誦歌曲之前，神像附近大樹上整百隻小鳥也在鳴唱，牠們好像也在唱蘇峇巴羣歌，那種響亮的聲音只有聚合衆人的歌聲才能將之壓低。

在大廣場上的聚誦會約於上午六時半才告結束。女信徒，詹姆士和我都聚在一起，同到布拉聖地尼拉炎牆外的食檔處進早餐。不用說，在印度許多地方都有爲數不少的乞丐（男女和小孩）及殘廢的人士。在這個早上，我發現一名不尋常的乞丐，他的年紀已不小，看起來倒還很健朗，以一根單管的樂器在吹奏着。

吃了早餐後，一直到九時的這段時間都很空閒，因為賽峇峇要在那個時候才會出現在早上的朝覲會上。我那四名女性嚮導提議一起前往飼養尼拉炎牛及賽峇峇大象和駱駝的郭古南參觀。拉芙碧姐例常為布拉聖地尼拉炎的卡尼沙及郭古南的克里斯拿神像購買了許多鮮花和花環。

到達了郭古南之後，我們將車子停泊在大廣場外。啓開了一扇小門沿着小徑走去，便可以看到一尊美麗而且吹着根笛子的克里斯拿神像。在祂的旁邊還有一頭石牛，另一頭小石牛正伸着長的頸項在嗷嗷哺乳。在石像的後面是一座圓，四週敞開的小亭，再後面便是所熟悉的布達巴底山。克里斯拿神像的右側是一間石牆圍着的牛欄，賽峇峇的大象和駱駝便飼養在裡邊；左側是一堆乾草，還有幾個人在附近工作，正在堆集更多的乾草。牛群在小亭附近的山邊吃草，幾隻小雌孔雀也在附近。在左面，一隻孔雀正在扒草尋找食物。

在這晴朗和寂靜的環境裡，接着又將發生另一件怪事（在我來說至少是件怪事）。我忘了交待拉芙碧姐買一串香蕉，準備給當地的小孩、乞丐及餵牛隻，她還在克里斯拿神像、施里第峇峇及賽峇峇的神像前默默禱告，這正表示她是多麼的熱心和仁愛。

「達特媽」，兩位阿姨及詹姆士兄却到牛欄裡餵飼牛隻和大象。為了一些難於解釋的理由，我並沒有跟隨他們一塊兒去，但我却靜靜地站在克里斯拿石像前而出神。在這幽靜、美麗，又有山有孔雀的良辰，我腦海中詠頌出一首淡米爾文的歌曲：

*“Krishna Unnai thaedi naanum, Gokulam sendrainae,
Vanangum pothu Muruganin vaganam anngu Kandainae;
Muruga Nee Vaa, Muruga Nee Vaa, Muruga Nee Vaa”*

這首歌詞的直譯是：克里斯拿，我到郭古南來見您，正當我在祈禱時，我見到慕鹿加（孔雀）神的車子，慕鹿加來我這裡吧，慕鹿加來我這裡吧！

我沿着洋灰地的週圍一面漫步，一面欣賞那大自然風景，並且輕鬆亨着，慕鹿加來我這裡吧。我突然像被吸引着，使我往後探望。恰好在這時候，我見到一個珍貴的景像，使我畢生難於忘懷。

吸引我的視線的是那隻在兩堆乾草中覓食的孔雀，好漂亮的孔雀開屏，牠還不斷地發出吱！吱！的叫聲。見了這種使人生敬的情景，我手上的汗毛不禁根根豎起。我凝立當場，神情也非常激動，莫非是慕鹿加神在回答我的問題？這種情景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後我才如夢初醒，提起我那活動攝影機，瞄準了目標後想按制將這瞬即消失的景像拍成永恆，可惜我的攝影機內的菲林恰好在這個時候已經用完。

詹姆士正拿着我那個裝着菲林的旅行袋，因此我便張開喉嚨向他高呼：「詹姆士！詹姆士，快來啊！快來啊！菲林，菲林！」他一時還弄不清楚我的意思，但他還是飛奔過來。可惜，我回頭再看的時候，那隻開屏的孔雀已經離開了，相信牠已轉到草堆的後面。

我迅速將菲林裝好和靜靜地在等待，我甚至在輕輕哼着剛才的那首歌，但是當那隻孔雀再度出現時，牠已不像剛才那樣將尾巴上漂亮的羽毛張開。牠停了一會兒後便又展翅飛到一座岩石上，昂首佇立，看着蔚藍色的天空。此情此景，我是將之拍攝下來了，可是我非常遺憾剛才那已永遠消失的景像。

假如那隻孔雀是在唱歌之前或之後，我都將視之為平常事，但牠却是在我唱「慕鹿加來我這裡時」而將尾巴張開，這對我來說是不尋常的。（也許那些不在印度家庭長大的會當此

爲特別誇耀)以上的事件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中，感謝神給予我那片刻的美景。至今，每當我一唱起或聽到慕鹿加神這首歌時，上述的情景便令自動浮現在眼前，我甚至可以看見慕鹿加神跨在孔雀的背上或者是和我走在一起。有一首詩曾這樣說過：

「那張我時常躺過的木榻
不管我在茫然或沉思的時刻
它都會在我眼中出現
那只是在我心中體會到的欣慰
充滿歡愉的舞步，
水仙花與我共舞！」

過後，我朝賽峇峇的大象走去，這隻大象的名字叫賽吉達。雖然那位年輕的管理不許我替吉達拍照和給牠吃香蕉，但是他還是取了我欲餵吉達的香蕉給牠吃。

會晤——是旅途的開始抑或結束？

我們在早上八點半返回市拉聖地尼拉炎，在神廟廣場內分男女兩邊坐下，男在左邊而女在右邊，我則坐在最後的一排，詹姆士替我拿着攝影機，但裝着錄音機和太太替我準備的歌書的旅行袋却在我身邊。

早上九時，賽峇峇出現了，他站在神廟邊，顯得是那麼的高大。祂像往常般輕飄飄地走來，很斯文地，在聆聽着信徒的聖歌和心聲，祂的雙手在空中揮劃，附和着無聲的音樂，有時祂的右手還模仿着寫字的動作。當祂正走着的時候，一位信徒站了起來，但祂却用手示意他坐下。賽峇峇在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華族男孩前停下來，那男孩好像是患上了一種疾病，也許是骨髓麻痺症。(後來我由一位馬來西亞信徒口中獲悉，那男孩以前完全不能坐起來，成日躺在床，由此看來，他的情況已有了進展。)賽峇峇轉動着手掌，取了些佛粉給他吞食。

祂隨後在衆信徒之間走來，我和以往一般跪着，雙手合十。賽峇峇已接近了我，慢慢地經過我的身邊。我咬緊牙根，將精神集中在祂的身上。急忙地，我輕輕地唱着：「峇峇，來我這裡吧；峇峇，來我這裡吧！」當我唱着的時候，我見到祂停下了腳步，然後轉身向我走來並向我問了一些令我覺得非常奇怪的問題：「你是不是從南非來的？」

「不是，我主，我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啊！」祂微笑着說：「在馬來西亞隊裡？」

祂問，我便含糊地回答：「是，我主……不是……不是馬來西亞人，但是從新加坡和孟加羅來的。」

「那些婦女？」

「是的。」我答道。

「好吧，一起進去。」祂報向聖寺裡說，然後向寺裡行去。

我興奮極了，提了旅行袋，並招呼坐在靠牆那邊的詹姆士隨我來。當我們接近聖寺前時，一位老人將我攔着：「你只一個人，並不是他。」他指着詹姆士說。

「不，峇峇已指明讓我們這幾位進去的。」我急忙向他表明一切。

「是麼？」

「好吧，你可去問祂！」

最後，他還是讓我們進去。

爲特別誇耀)以上的事件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中，感謝神給予我那片刻的美景。至今，每當我一唱起或聽到慕鹿加神這首歌時，上述的情景便令自動浮現在眼前，我甚至可以看見慕鹿加神跨在孔雀的背上或者是和我走在一起。有一首詩曾這樣說過：

「那張我時常躺過的木榻
不管我在茫然或沉思的時刻
它都會在我眼中出現
那只是在我心中體會到的欣慰
充滿歡愉的舞步，
水仙花與我共舞！」

過後，我朝賽峇峇的大象走去，這隻大象的名字叫賽吉達。雖然那位年輕的管理不許我替吉達拍照和給牠吃香蕉，但是他還是取了我欲餵吉達的香蕉給牠吃。

會晤——是旅途的開始抑或結束？

我們在早上八點半返回市拉聖地尼拉炎，在神廟廣場內分男女兩邊坐下，男在左邊而女在右邊，我則坐在最後的一排，詹姆士替我拿着攝影機，但裝着錄音機和太太替我準備的歌書的旅行袋却在我身邊。

早上九時，賽峇峇出現了，他站在神廟邊，顯得是那麽的高大。祂像往常般輕飄飄地走來，很斯文地，在聆聽着信徒的聖歌和心聲，祂的雙手在空中揮劃，附和着無聲的音樂，有時祂的右手還模仿着寫字的動作。當祂正走着的時候，一位信徒站了起來，但祂却用手示意他坐下。賽峇峇在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華族男孩前停下來，那男孩好像是患上了一種疾病，也許是骨髓麻痺症。(後來我由一位馬來西亞信徒口中獲悉，那男孩以前完全不能坐起來，成日躺在床，由此看來，他的情況已有了進展。)賽峇峇轉動着手掌，取了些佛粉給他吞食。

祂隨後在衆信徒之間走來，我和以往一般跪着，雙手合十。賽峇峇已接近了我，慢慢地經過我的身邊。我咬緊牙根，將精神集中在祂的身上。急忙地，我輕輕地唱着：「峇峇，來我這裡吧；峇峇，來我這裡吧！」當我唱着的時候，我見到祂停下了腳步，然後轉身向我走來並向我問了一些令我覺得非常奇怪的問題：「你是不是從南非來的？」

「不是，我主，我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啊！」祂微笑着說：「在馬來西亞隊裡？」

祂問，我便含糊地回答：「是，我主……不是……不是馬來西亞人，但是從新加坡和孟加羅來的。」

「那些婦女？」

「是的。」我答道。

「好吧，一起進去。」祂報向聖寺裡說，然後向寺裡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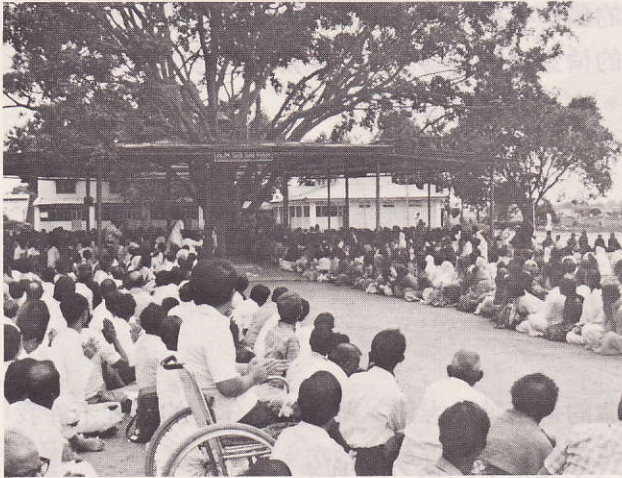
我興奮極了，提了旅行袋，並招呼坐在靠牆那邊的詹姆士隨我來。當我們接近聖寺前時，一位老人將我攔着：「你只一個人，並不是他。」他指着詹姆士說。

「不，峇峇已指明讓我們這幾位進去的。」我急忙向他表明一切。

「是麼？」

「好吧，你可去問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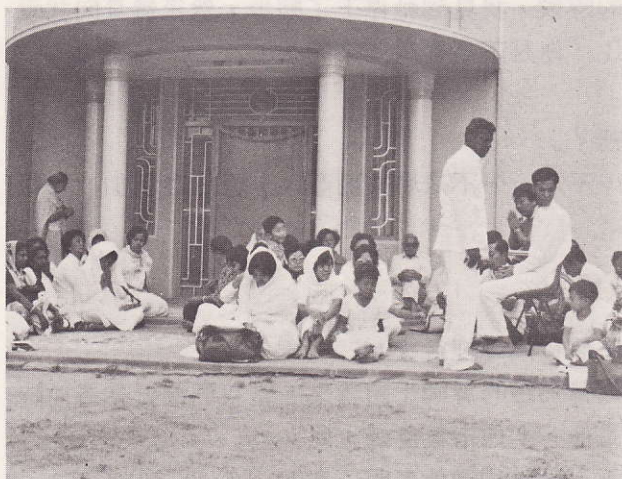
最後，他還是讓我們進去。



「布奔達溫白地」——一九七七年
 峇迦溫施里沙地亞賽峇峇的覲見會。
 背景是一棵有蓬蓋的大樹，並有一尊
 克果斯拿的神像。賽峇峇在和信徒們交談
 並接受他們的信件。前景是一些馬來西亞
 籍的信徒。



這是賽峇峇在布奔達溫白地的寓所。
 信徒們正在門前等待覲見賽峇峇，而賽峇
 峇正在訓令青年服務會的會員。（攝於一
 九七七年四月）



「布奔達溫白地」——一九七七年七
 月十一日 賽峇峇召見一群馬來西亞籍的
 信徒。圖中是他們正在默默地和耐心地等
 待的情形。



這是達特瑪在各克市的寓所外貌。左邊的窗口是賽峇峇的神龕，右門才是睡房和客廳。詹姆士克在門前留影。



在賽峇峇的神龕裡，達特瑪站在賽峇峇和克里斯拿，維斯奴的照片前。注意每張較小的照片上都蓋上一層白色的粉末，即使是達特瑪背後那張克里斯拿嬰兒時代的照片都蒙上了佛粉。

在房間的右角是(不在圖內)是一張為賽峇峇準備的椅子和手帕。



布達巴底郊外的神廟。拉芙碧姐跪在克里斯拿神像之前，達特瑪和另外兩位阿姨却和供奉克里斯拿神的香蕉合影。圖之右邊是飼養着賽峇峇的大象和駱駝的牛欄；左邊是乾草屋和一隻孔雀。這張照片是詹姆士和其他婦女還未用香蕉去餵牛時攝的。拍下這張相片的數分鐘後，孔雀便開屏了。

背景是布達巴底出名的一座山脈。

是敵非友

那些把你帶入浮華境界，鄙賤消遣和瑣屑嬉戲的人都是你的敵人；朋友是不能以社會地位，濫用金錢，表面的顯耀或花言巧語所獲取的。

在為數約五百人的信徒中，賽峇峇只選了廿名男女，男仕們坐在前院「私人房間」的門前，女仕們則坐在右邊。

賽峇峇出來選了五名男仕，包括我和詹姆士。我排在最後，在詹姆士的後面。我們倚牆排隊站着。

房內並沒有什麼裝飾，在牆角的另一邊置放着一張，靠背高高和成圓形的椅子，椅子前面則放着一張墊腳的木橈，這便是房內所有的傢私了。在另一邊牆上掛着一張門帘，掩蓋了帘後的門；左面牆壁也開了一面門。

賽峇峇在看着我們，當我看祂時，我的體內升起了一股暖意。我只覺得現在的祂和在外面時有點不同。祂靜靜地在我們的身邊走過，並注視着每個人的臉孔。當祂走到我的面前時，祂停下了腳步，並對我說：「你好嗎？」

在這種情形之下突然問我這個問題，我一時不知應如何回答，只能含糊地說：「我很好，先生。」

賽峇峇的反應更令我驚奇。祂說：「不好，不好，你的頭腦並不平靜，很多矛盾的思想，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對麼？」

一個人又怎樣去反駁神的話？我只好這麼說：「並不盡然，我的唯一問題是你，峇加溫。」

祂問：「誰是那位新加坡婦女……穿着件寬身睡衣？」

祂顯然是指那位身穿傳統服裝的拉芙碧姐。

「峇加溫，您應該知道，她是您的信徒之一呢！」我說。

祂只微笑，手指指着我說：「你真會說話。」祂說罷，轉動手掌，佛粉便從祂的手上出現，然後將佛粉倒在我的手掌上。祂然後走向詹姆士和其他信徒，也同樣給予他們佛粉。

我不知道應該吸食那些佛粉抑或將之放在前額上，最後我還是吞食了那些佛粉，剩下的便擦在前額上。賽峇峇却用母指將一些佛粉擦在我的鼻樑上。

賽峇峇然後示意排在最前的信徒隨祂進入門帘後的那間房間。我們只能從那房間裡聽到聲音，但却聽不清楚他們在談什麼。過了兩分鐘後，那位信徒出來了，賽峇峇又叫第二個進去，情形和首個信徒一樣。如此這般一個輪一個，最後終於輪到我了，賽峇峇在門那邊向我示意。我急忙彎腰取我的旅行袋，賽峇峇却揮手示意不許我把旅行袋帶進去。我只好打開皮袋，抽出那本歌書，這次賽峇峇點頭示意允許我帶着歌書進去。

我發現這間房子內的佈置和斥面那間相差無幾，一張靠背圓圓高高的椅子，椅子旁邊則放着一張塑膠製成的橈子。我將歌書交給賽峇峇後說：「峇加溫，這是給您的。」

「噢！很好。」祂隨急速翻開歌書，然後囑我將之放在椅子上。我照祂的吩咐將歌書放在椅子上，然後便跪在祂面前，吻着祂那雙美麗又柔軟的腳。賽峇峇一直都是在房內站立着。

當我站起身子時，祂開始用淡米爾語和我對話，祂說得很急速，使我難於聽清楚祂在說些什麼（雖然大多數的聖歌我都是用淡米爾語來唱，可是在語言方面我却說得不很流利，常常有口吃的現象）。為了欲明白祂所說的一字一句，我急忙打斷祂的話，插口說道：「請您說英語吧，我的淡米爾語並不很好。」賽峇峇即刻轉用英語對我說：「你好嗎？」

「我很好。」我答道。

「不見得」祂反駁道：「腦子裡充滿了矛盾，充滿了許多疑問。我應該唱些歌曲嗎？關於宗教？所有的神都是一樣的，如拉瑪、克里斯拿、維斯奴。」

祂問：「你在那里任職？」

「政府部門，峇加溫。」我回答。

「啊！我知道，有時你並不很快樂，你時常在詢問，詢問，詢問！」（當時，這個問題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因此我很滿意我目前的工作。但是，當我作進一步的思考後，才發現賽峇峇的確很了解我的處境，我曾經和家人及朋友提及要辭去政府部門的工作而轉到私人機構去，這個問題不知在我心裡辯論了多少次，最後我把這問題放在一邊，並對自己說：「金錢並不是萬能的……既然我滿意目前的工作，為什麼還要轉行！」）

我覺得應該直接問祂一些困擾了我許久的問題。

「我主。」我說：「每次在聚誦會的時刻或在平時，我都會幻想您，拉瑪（Rama），克里斯拿和其他的神，這是否錯誤？」

「你以為你在幻想着這些東西？這不是幻想，是視覺。」賽峇峇說。

雖然賽峇峇給予我的答覆使我驚疑，但祂那堅定的語氣使我放棄了這課題而轉向另外一件事。

「謝謝您給我那些歌曲，我主。」我說。祂很慈祥地笑着，並伸出手拍拍我胸膛說：「不要緊，你是我的工具。」

在我們的對話過程中，賽峇峇的動作有點反常。祂挾我的鼻子，摸我的臉頰，拉我的耳朵和拍我的背部。祂有時大笑，有時在安慰我，好像父親對兒子說話一樣。從前的那種不愉快和煩惱的痕跡已在這間充滿仁愛的房裡給熔化了。在祂的面前，我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那種感受就如我那三歲大的孩子被我撫玩時一樣。

當那種煩惱已完全消失後，在我心靈深處的一切已不再隱瞞地向祂傾訴：「峇加溫，我以前真傻，在兩個月前，我根本不相信您的偉大。」祂沒有生氣，微笑地答道：「不單只不相信，反而極力反對，極力反對！」雖然我讀過也已接受賽峇峇是無所不知的，但祂的話却加速消除我心中那正在漸漸消失的懊惱。我的視線已模糊，雙腳一軟便跪倒在地。賽峇峇將我扶起來，輕輕對我說：「峇加溫知道一切，峇加溫知道一切。」

「峇加溫！」我說，「我不想得到什麼，但我只有三個希望，第一是想吻您的雙腳，那我已得到了；第二是希望直接交給您我那本歌書，這也直接交給您了；第三是要請教您數個問題，這些問題我都寫在我的日記簿裡。」說吧，我便抽出一本我用來記錄在印度所經歷的事情和在吉隆坡所準備的問題。賽峇峇接過這本日記後隨便翻開來看。

「並不是全部都是問題。」

「大多數是筆記吧了。」我急忙說。

「好吧。」祂把日記簿交回給我：「不過不是現在，你在五點鐘再來吧，帶其他馬來西亞人和你一起來。」

「我不知道還有那些是馬來西亞人。」我說。

「有！一共有廿五人。」祂肯定的說。

「那些和我在一起的呢？」我問。

「是誰和你在一起？」

「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女人，另一位來自孟加羅的老太太，您認識她的……您的屋子！」

「是！是！那位老太太我認識！」

「她們可以來嗎？」我問。

賽峇峇無聲的點頭，表示她們可以一起來見祂。

峇加溫過後做了個很美妙和像慈父般的動作，祂向前擁抱着我，雙手撓過我的手臂將我抱得很緊。我本能的也欲伸出雙手來擁抱祂，但一個問題閃過我的腦海：「我怎麼能夠擁抱祂？也許這會表示我對祂之不敬。」因此我強制自己的衝動，這也使我終身感到遺憾。

祂輕輕拍着我的背部說：「我會在下午五點見你。」

「但是您那些義仕會阻止我的。」我說。

「我現在是叫你來。」祂笑着說。

我離開了那間房間，坐回在外室最後一排的位置上。

在我離開馬來西亞到印度之前，一些朋友曾經向我想出過一些疑問，究竟賽峇峇是否可以說淡米爾語和英語。至少對這點不再有疑問了，祂的英語和淡米爾語都一樣說得很流利，由此推測，賽峇峇一定會明白也會說所有的語言。

賽峇峇從內室走了出來，手還提了一隻盛滿佛粉的塑袋。祂給了一小包佛粉于那位坐在最前面，並且伸出雙手的人士。其他的人也一樣獲得每人一包。當祂來到我的面前時，只向我笑笑說：「你現在沒有份，到五點的時候來吧。」

我們離開了外室，我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並不是平常那種歡愉和快樂。我覺得在擢升，但並不是一種得勝的欣慰——一種難於形容的感覺。我不禁問自己：「嗨！我怎麼啦？這是什麼樣的感覺？」答案像是來自我腦子……「極樂」這個字來到我腦中。

離開了那間外室後，我們一起盤膝坐在寺裡，從早上十一時至十一時半，我們高唱聚誦歌曲。賽峇峇在寺裡外來回走着，繼續覲見那些不能擠身寺裡的人士，然後坐在廳前面的一張椅子上，聆聽着音樂。祂現在看起來有些特別，不像數分鐘前的友善父親，而像不可侵犯，莊嚴，遙遠……就像人們心中所想像的神一樣。祂坐了一會便逕自離開。

聚誦會過後，我們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討論着興奮的事情，詹姆士陷在迷惑的狀態中。較早時，我曾說過，詹姆士兄是來布拉聖地尼拉炎的人之中最幸運的一個，他是唯一沒抱着覲見賽峇峇的人，是純粹協助我們的。我也說過，詹姆士是位傑出的人，他謙虛、聰明、勝任和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親自會見賽峇峇之前，祂對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賽峇峇充滿了疑惑，但現在已完全沒有了。我並沒有堅持要知道他在會見賽峇峇所對他說的話，但他却以詫異聲調對我說——賽峇峇告訴他是由勿狄來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只有我和詹姆士才清楚。當他恢復了正常的狀態時，他表示從今以後，除了信奉耶穌之外也信奉賽峇峇。（這裡應該指出，賽峇峇並不會堅持任何人必須要信仰祂，只要他或她誠意信仰自己在生活選擇的宗教或神。）儘管如此，當一個人親眼見了賽峇峇之後都會情不自禁信仰祂和其他的神，而詹姆士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我目前的立場來說，心中懸掛着一個難題，在超過五百個信徒之中，我需要找尋馬來西亞人以便達到賽峇峇的指示。當我站在三樓房間外的露台上默想着我的判斷時，我聽到一個響亮的聲音在喚我：「哈囉！你不認識我嗎？我往下觀看，見到一群年青的婦女，我迅速

在尋找一個熟悉的臉孔，其中一位女孩子說：「我在芝莉亞小姐的家見過你……在她家裡的聚誦會時。」

我突然醒悟過來，這位就是我在芝莉亞的新屋子裡所遇見的其中一位女郎。我緊張地問道：「妳們全都是馬來西亞人？」當她們都說是時，我默然感謝賽峇峇幫助我順利完成任務。我告訴她們賽峇峇所說過的話，並要求她們將賽峇峇要在下午五點會見馬來西亞人的消息帶給其他的人。

其中一位婦女對我說賽峇峇已經將這事告訴她們了，這是在會見會開始之前，當賽峇峇在婦女信徒之間穿走時向她們說的。其中一位虔誠敬愛賽峇峇的狄妃小姐曾提起勇氣向賽峇峇說：「我們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祂問她們共有多少人時，她們便告訴祂共有十一個人。祂然後吩咐她們在下午四點時去見祂。我只好說：「祂告訴我五點，既然祂叫妳們四點去，妳們應該依照祂的吩咐的。」

賽峇峇說共有廿五位馬來西亞人而那一群却只有十一人。我已叫她們傳達其他的人知道，心裡覺輕鬆多了，至少已完成了我的任務。過後，拉芙碧姐，其他婦女及詹姆士和我自己一同去吃午餐。拉芙碧姐很興奮地告訴我們，進了午餐之後，我們便一同去日特拉瓦底（Chitrauati）河沐浴。

日特拉瓦底河

◆日特拉瓦底河（Chitravati River）◆

我很贊成這個意見，因為我在一本書中獲悉賽峇峇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和朋友在這條河裡沐浴。我說：「很好！我帶有游泳衣，能在傍晚的會晤前在這條河裡游泳是最好不過的。」拉芙碧姐却皺眉說：「不！不！不許穿游泳褲，你必須穿上沙龍。」我一愕之後，還是答應了。

雖然日特拉瓦底距離布拉聖地尼拉炎並不很遠，但爲了方便年紀較大的婦女，我們還是駕車而去。日特拉瓦底的風景很優美，空氣也很新鮮，那座永遠存在的小山丘更如錦上添花，使人神清氣爽。見到了那條河之後，使我有點驚訝——在我的想像中，它應該是遼闊和湍急的河流，其實遼闊的是一片沙灘，所見到的流水非常清澈，但却很淺，隨着彎彎曲曲的河畔，一直流去遠方。當時，一輛牛車從河的那邊涉過河水，走向我們這邊來，這種景色不似我想像中的一樣。

河的右邊是座陡斜的山坡，山坡之頂則種了一棵很高的樹，這棵就是卡爾巴麗莎樹，這也是我從書本中讀到的。從前，賽峇峇曾經與朋友競賽，看誰最先跑上那陡斜的山坡。每次都是他們先跑，但賽峇峇却在他到達之前便早立在山坡上了。根據記錄，在朋友要求下，祂在樹上摘下幾種不同的果實給他們。記錄也提及，每當賽峇峇屹立在山坡上時，祂的朋友和信徒都會看到祂的前額上出現明亮耀眼的光綫。

看了河中的流水，我已忘了游泳的念頭，只想爬上山坡，至少能夠分享賽峇峇的朋友和祂比賽上山坡的樂趣。詹姆士拿了照相機跟隨着我（在這時候，我想到要詹姆士做我旅途上的攝影師）。拉芙碧姐也不甘示弱，和我一起攀上山坡，然後在樹根處的小神廟（一個小石洞）虔誠膜拜。當我們正在膜拜的時候，神廟旁的一位道士爲我搖響鈴鐘唸經祈禱，他也給

予我一些佛粉，他說那是普通佛粉參着賽峇峇所搓出的佛粉。

之後，我設法爬上山坡的頂峰，拉芙碧姐則稱要到河裡沖涼，我沒有反對。她和「達特媽」及其他婦女一同到河上流處沐浴去了。

我在山頂上佇立了一會，一陣強風拂過我的身體，俯首觀望山腳下的美麗風景。我舉起雙手。感謝賽峇峇讓我看見如畫一般的美景。當一個人處身在這種環境之中，會自然而然感到萬分愜意。

詹姆士很關心地望着我攀爬着到達山頂，他見我下來之後才放心。一路來，我們都是赤着雙腳的行走，在我到達山腳的時候，一不小心遭一杖尖刺刺入右足，我不禁尖聲呼痛不已。我將尖刺拔了出來，腳底竟微微出血。我明白雖然這只是輕傷，假如不加以處理也將須變成重傷的，因此我單足跳到河邊，將傷口洗滌清潔，然後坐在身旁的小石上，在傷口上洒了些佛粉。

當我坐在石上等待傷口上的血液停止外流時，佛粉已發揮了功效。我望向河的那邊並輕輕哼着賽峇峇的歌曲，突然後面傳來單調的彈奏音。我回首一看之下，原來是那位我曾經見過的乞丐，他正拿着那根單弦的樂器。他和我保持一段距離，聆聽着我哼的歌。我喜歡這種配音，向他走去，並且繼續哼了一會，我們成了一對不相稱的伴侶，詹姆士也在這個時候悠閒地給我拍幾張照片，作為紀念。

之後，我和詹姆士走到河邊的沙灘上，欲開個「迷你」聚誦會。就在這個時候，另一首新歌又「誕生」了：「日特拉瓦底峇峇溫拿狄」或日特拉底賽峇峇的河。

我們一面唱着；一面拍着河水，享受着這快樂的時光。拉芙碧姐沐浴完畢，正向我們走來，手提着一個塑膠桶（從新加坡帶來的），盛着些河水（準備裝入瓶子裡帶回家去）。她交給我一個水桶說：「去沖個涼吧，很爽快的……要聖水呢。」我說：「不想啦，這並不是很多水。」

「夠啦，快去沖！」她命令式地說。

既然她已拿定主意要我下河沐浴，我只好遵從她的意見，不再反對。

「很好。」她說：「沖了涼之後，不要忘了盛桶水回來。」說完便走去汽車那邊了。

詹姆士和我互相對望了一陣，我笑道：「好吧，詹姆士，快到汽車裡取你的衣服，我們一起沖涼去。」我們走到一塊大石後面——恰是沖涼的地方，然後痛痛快快地沐浴。河水非常清涼潔淨。我們在淺顯的河水中輾轉，身體與河底的沙石在磨擦，並且挖了個洞，將身體泡在裡面，一桶一桶的水盡往身上淋。所有前來布達巴底的信徒都應到日特拉瓦底河沐浴（不管河水深淺）……套用拉芙碧姐的那句話，「這是聖水。」

沐浴後，我們回到布達巴底尼拉炎歇息片刻，當時應該是下午二點了。

賽峇峇與祂的馬來西亞信徒

我們房間的角度恰好可以俯視聖寺前的全部庭院。大約是在下午三時，信徒們已如往日一般集中在一起坐在聖寺前，等待下午或傍晚的朝覲會。既然賽峇峇囑五點才去見他，因此我不需急着下去。

四點半時，我換上一襲新衣服，踱到聖寺去。到了這個時候，我尚未見到賽峇峇出來，

我在後面站立了一會兒，賽峇峇在四點三刻始從裡頭出來。我沿着圍牆邊走過庭院，踏入聖寺的走廊，在這個時候，拉芙碧姐與其他婦女已坐在會見廳女人那一邊。

當我踏進聖寺，賽峇峇正好背着我朝庭院婦女那邊走去。聖寺裡的志願服務者攔住我的去路，一名還捉着我的手。正在這個時候，賽峇峇回頭望了過來，並揮手示叫他們放我進去，因此我得順利進到「私人房間」外的地方。

這時，賽峇峇朝婦女那邊行去，並和拉芙碧姐在談話，然後揮手囑她離開；我見到她的臉色陡變，口唇蠕動了一會後，賽峇峇便微笑着叫她坐下。過後，拉芙碧姐曾將此情形告訴我。原來賽峇峇對她說：「妳並不是馬來西亞公民？離開！離開！」她惴惴地回答說：「但是，峇加溫，捷卡說……」祂才面露笑容讓她坐下。祂顯然是有意作弄人，我猜想祂這是助她擺脫自我為中心的一部份努力。但是祂讓來自孟加羅的婦女也參與個別座談會。

賽峇峇叫我們全部大約十五個人一起隨祂進去。我很驚訝地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那是我的鄰居拉查南太太（拉查南醫生的妻子）。我很清楚，她是最近才開始信奉賽峇峇的，但她的出現却讓我感到很驚喜。一名尼泊爾籍孩子也插在我們之中趁機溜進來。我們之中另外還有一位年紀較長的美國婦女，她的一隻腳厚厚地纏着紗布。她還攜帶着一位乾瘦和滿臉病容的兒子（年齡約在廿至廿五歲之間。）

進了室內，我想：「不論是這群人或回家的時候，當我告訴他們關於賽峇峇於今早如慈父一般地撫摸我時，沒有人會相信我的話。但我對自己說，那種經歷只是屬於我自己一個人的。」

當全部人都進入室內後，賽峇峇便將門關緊，並叫其中一名孩子進去另一間內室取出一張塑膠櫬給那位年老的美國婦人，祂將櫬子放在右邊，然後讓她坐下。這個時候，我是在靠近掛着門帘的門口處倚牆而立，一名馬來西亞籍的孩站在我的左邊，其他孩子及大人則站在我的右邊。那名美國婦人和她的兒子站在我的前面，遮擋了賽峇峇的椅子的部份。其他女孩和婦人却在對面牆排隊而立。我發現拉芙碧姐剛好站在賽峇峇的椅子的旁邊。

賽峇峇環視着每個人的臉孔，一名孩子因弄出了點輕微的聲音，被嚇得差點哭出來，但他極力控制着欲流出的眼淚。我很寧靜，享受着所見到的事物，並且有種能與賽峇峇親近的感覺。

賽峇峇面向着我，微笑地說：「你好嗎？」聲音却帶點俏皮。

「我很好，峇加溫！」我忐忑不安地回答。

祂笑着，同時擺動着手指，相當高聲的對我說：「惡徒！」

這使我呆立當場，作聲不得，其他信徒則在心裡偷偷發笑。

賽峇峇隨後坐在椅子上，並囑全部信徒坐下。我們都依言坐下，而我的視線仍被那名美國婦人及她的兒子遮擋了一部份。

賽峇峇隨着向拉芙碧姐問道：「妳好嗎？」

拉芙碧姐保持緘默，只點頭以答。

「妳的丈夫呢？」祂揶揄她（祂知道是單身的）。祂接着又追問祂曾經給她的鍊墜，並質問她為何不配帶。她即刻取出該鍊墜並坦白地告訴祂，自她從賽峇峇手中獲得後首四天之內，並沒有配帶。祂却說：「作怪！」溫柔地對她微笑，偶而也說幾句北印度土語，在為時一時十五分的座談會中，賽峇峇不斷地揶揄她，起初我還以為她會忍不住而流淚。

賽峇峇然後回頭詢問該名美國婦女，但不待她回答，祂已道出她的遭遇及她兒子的病情，那婦女只是不斷地點頭稱是。經過短暫的對話後，賽峇峇便轉動手掌，憑空取出一枚戒指給她的兒子，我隱約地聽到一陣清晰的喘息聲。

賽峇峇又轉向拉芙碧姐問道：「妳也需要一些東西？」祂再次轉動手掌，取了一枚銀色的戒指給她（我在較後時發現戒指上有施里第賽峇峇的形象，而且兩面還印有 Sai and Ram 的字樣）。在這個時候，賽峇峇流露着仁愛與博愛，哈哈大笑地問該美國婦女：「妳呢？」她回答道：「是的，峇加溫！」祂揮手間又給了她一枚鍊墜，並對她說：「戴上它！」我只看見一枚黃澄澄的金屬，正懷疑那是否黃金時，賽峇峇俯對那婦女說：「妳知道嗎？那是真正的黃金。」我猜想那婦女當時的想法必然會和我的一樣。

賽峇峇回復了姿態後對衆信徒說：「好了，現在開始討論宗教、有無問題？」我迅速探手旅行袋內取出一架錄音機說：「峇加溫，您那些在馬來西亞的信徒非常渴望聽到您的談話，我是否能夠把座談會錄起來？」

「不！不！」祂說：「錄音機像是理髮師的皮袋，用你的心來記錄吧，這樣才有用。」說吧，祂回答了信徒們的兩個問題，然後向我望來，並示意我坐到祂腳的右邊，面對着拉芙碧姐。我在那兒足足坐了一個鐘頭，雙手抓着膝蓋，仰着望着祂的臉，十足像一個孩子在看着他父親一樣……（當我在馬來西亞出席聚誦會時，時常會幻想到兩種情景，其一是我俯伏着吻賽峇峇的雙腳，其二是坐在祂的腳旁。現在，那兩種幻想竟已變成事實。）

在那一問一答的座談會裡，賽峇峇向我們講解一些平生未曾聽聞的宗教哲理與生活真諦。祂不斷向我們發問，包括我自己，那名美國婦女，拉芙碧姐和其他信徒。每當祂問我時，我總是這樣的回答：「峇峇，我認爲您的答案會比較理想。」每當祂自己回答之後，我便笑着說：「我曾經在您的論文裡讀過了。」

在這次座談會中，我又一次獲得賽峇峇對我垂愛，祂像是我的父親，而我却像一位剛啓蒙的孩子。每隔數分鐘，祂都會輕扭或輕撫我的面頰，拉我的鼻子或耳朵，輕拍我的頭和背部。「人與神並沒有相隔距離。」我想：「祂應是位慈愛可親的父親。」

我沒有辦法牢記賽峇峇說每一字一句慧語，但我還是把所強記下的錄於本書後一份。

在座談會上明示我們祂多方面真貌：

- (A) 無所不知的能力：祂能預先詳述他人自身的問題。
- (B) 祂的憐惜和慈悲心腸；比如，祂給予那位破腳的美國婦女一張椅子，而且特別關心那些生病及不幸的人士。

以下是一些對話的摘錄以顯示上面所說的兩點：

1. 那名尼伯爾人(Napalese)說：「峇加溫，我的孩子生病了。」

「是！我知道」祂說：「是肝腫脹，但是不要擔心，醫生給了你的孩子三個星期的壽命。」

「不必擔心，我會給她一些佛粉，她將會痊癒，會長大成人並過快樂與正常的生活。」

2. 一名馬來西亞公民突然說：「峇加溫，我患上了哮喘病，使我無能參加聚誦會和吟唱經歌。」關於這個，賽峇峇說：「你的並不是哮喘病。」祂然後用一些醫學名詞來講述他的病（賽峇峇從前在一間鄉村學校裡受教育，但到十四歲那年便離開學校

)，祂說是血液裡出了毛病，這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名詞。不管怎樣，祂給他一些佛粉，吃了之後便會好的。

3. 一名坐在我左邊靠牆的孩子說，他感覺到有人要謀殺他，甚至有時會有自殺的念頭。賽峇峇很嚴厲地斥道：「那只不過是你的幻想，沒有人要謀殺你。」同時指點他去拜神。

4. 祂保證那名美國孩子會痊癒的，並指示他以後所應做的工作。當他請教賽峇峇他是否能在叔叔的烟廠裡工作時，祂不表反對，並囑他暫時做些較輕的工作。

(C) 博愛……祂愛所有的人，尤其是拉芙碧姐，美國孩子和我本身。

(D) 永恒的耐性：普通和平凡的我，對於其中一些人所提出的問題，是很令我感到驚奇及憤懣。「你是不能向神提出愚蠢的問題。」我心裡想，但是，後來我才覺悟，越愚蠢的問題越是表示他是個忠實的信徒，而且一百巴仙接受賽峇峇為他心目中的神。其實那些問題和要求，往往是默默地向神禱告的。

以下列出一些有關的問題，並不是我有意要指責任何人，但我覺得問題的內涵將有助於瞭解賽峇峇和信徒們之間的關係與樂趣。

首名信徒的問題：「峇加溫，我大約於一年前完成了大馬文憑考試的課程，可是直到現在我未能找到工作，請給我一份工作。」

賽峇峇的答案：「噢！不，你已受到僱用，但你只需要較高的職位。你應該接受眼前所能獲得的，然後再努力往上爬。（提出這個問題的那位信徒在以後的四十到五十分鐘，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着這個句子；「峇加溫，請助我尋找一份工作。」但是賽峇峇並沒再說什麼。我很想叫他閉嘴，但我還是強忍下來。）

第二位信徒：峇加溫，我也要一份工作。

賽峇峇：（微笑着）好的。

第二位信徒：可否給我速記或秘書類的工作？

賽峇峇：（頓了一下）文員這類？好的。

第二位信徒：我的哥哥在××公司（姑隱其名，以免引起不快）工作，我是否也能在一間公司裡做事？

賽峇峇：（祂只向着他微笑，沒有再回答。）

第三位信徒：賽峇峇，我要尋找一位理想的丈夫。

賽峇峇：（我一時來不及記下這個回答）

第四位信徒：我的兒子於今年參加大馬文憑考試，請您暗助他成功。

賽峇峇：他未有努力讀書，而且和不良的朋友為伍，改正過來便有希望了。

第四位信徒：峇峇，沙第亞賽峇峇協會是在吉隆坡申請註冊，可是過了很久還沒有回音。

賽峇峇：為什麼註冊？這是不必要的。

信徒：但是峇峇，我們國家的憲法是要註冊後才有權收集基金以推行各種活動。

（該信徒的那句話不禁使我動容，他並非要把沙第亞賽峇峇協會向印度宗教註冊，而是向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局申請註冊之事。一種難以自信的感覺流過我的腦海，而且做了些也許認為不會去做的事情，那就是若非是祂，我就不會採取行動。）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轉頭向發問者說：「你是指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局？」他點稱是，我繼續說：「既是如此，回到吉

隆坡後你來見我吧，看是否我能給予幫忙。〕那是我在說話嗎？那位年輕的阿姨聽了這故事後對我說：「不！那不是你，是賽峇峇通過你而說的。」不管怎樣，暫時不談註冊的問題。

信徒們向賽峇峇提出了許多問題，祂都耐心地一一給予解答。祂提起了一個名字（姑且隱之）說：「當心這個人，他自稱峇峇叫他做事，這是不正確的，你們對他應該有所警惕，像這種自作主張的人是很危險的。」

話題在這時又找到馬來西亞的沙第亞賽峇峇協會上，由於某種因素使我不能寫下峇加溫所說的一句話。儘管如此也應該覺得滿意的是，在場的信徒都很明白賽峇峇的意思。

祂然後簡單地對眾信徒說：「馬來西亞應該成立一個青年服務團。」說完，注視着我的眼睛說：「我要你當主席！」

在那個時候，我感到很突然，失聲說道：「峇加溫，請找另一個年紀較長的人選吧，他將獲得別人的尊敬的。」

「不！不！」賽峇峇指着我說：「這是一個青年服務團和另外其他要做善事的人士，你當團長吧。」

我心想：「我那裡有時間來做這些事情？我目前的工作和出國的任務呢？」因此我提出反對並向祂解釋我的苦衷，希望祂能夠原諒。但是祂並不理會我的抗議，回首解答另一名信徒所提出的問題。

讀者應該從想象中以欣賞當時的一幕：二三個信徒不約而同地一起向賽峇峇提出不同的問題，祂給其他信徒的解釋還未完畢時便要應付其他信徒的問題。這種情形彷彿是小學的課堂一樣，信徒是一群急於求知的小學生，而賽峇峇却是一位很有耐心的教師。

賽峇峇驟然回頭對我微笑着說：「好吧，現在你給我唱支歌曲，但輕輕就可以了。」我的心中頓時充滿了溫暖，雙掌合十的輕輕唱了起來。當我正在唱的時候，祂伸手進拉芙碧姐的皮包裡抽出一本夾着兩張賽峇峇照片的書夾，然後在照片上署名。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噢！我主，我在尋找您

神啊，我乞求您

我渴望一個願望

那就是您的恩惠。

賽峇峇我問您

我所乞討的，您會給我嗎？

我渴望您的恩惠

我主，您會答應嗎？」

這首歌是我幾年前在吉隆坡編的，並且於一九七六年七月間的一個節日的早上，在八打靈再也史丹佛學院禮堂內所舉辦的聚誦會上首次公開唱出。

我半閉着眼睛的在唱，起勁時，聲量也跟着增強。賽峇峇捻着我的面額說：「輕點，輕點。」

當我唱到第二段第二行時，祂半開玩笑的說：「是，是，我給，我給。」當我唱完最後一句時，祂說：「好的！好的！我答應，我答應。」

當我唱完後，祂笑着說：「很動聽。」我覺得好像貓捕到金絲雀一般地高興，這種比喻雖不很恰當，但我相信，我的確很開心，一種無法形容的興奮浸透我心中。賽峇峇又繼續解答其他信徒的問題，我耐心地等待着，沒有插言，但却將那本筆記簿取在手裡。最後當祂稍為有空時，我便向祂說道：「峇加溫，當其他的人問完了以後，我可否向您提出我所列出的問題？」賽峇峇帶着鼓勵性的語氣說：「可以，可以！」然後便專心解答我的問題，一直到下午六時才結束，那時已是下午的聚誦會時間了。

釋疑

正當賽峇峇在等待我的問題時，我便將筆記簿打開，然後將問題一一地唸出，以下是有關的答問全文：

問：我曾經獲知賽峇峇不鼓勵信徒們在自己家裡召開聚誦會，所以我才沒有在家裡這麼做，我可否在此獲取賽峇峇的意見？

答：我之所以保留不鼓勵信徒在家裡召開聚誦會的意見，是因為地方小，且不舒適。此外，政治或許也會因此而被帶入內，但是我却認為它可在你的家裡進行。

問：在聚誦會時，對歌唱的嚴格管制之事，你有何意見？

答：沒有這回事，信徒們有自行選擇的自由。

問：我為賽峇峇所唱的歌，是否因聚誦會時而唱或與大家分享而唱的？

答：不，這顯示出你的真誠，開始時你心裡或許會有一些幻覺，然而久而久之是會消失的。

問：在聚誦會開始時，我是否一定要唱那一〇八首歌曲或是您傳給我的歌？

答：沒有必要，因為這也是其他人所作的，你可選唱自己的歌。

問：如果我灌錄唱片以籌募賽峇峇基金，會有用嗎？（這問題是一些朋友要我提出的）……（到此，峇峇打斷我的問題，不允許我再講下去。）

答：不，不要談錢，但是你却可以灌錄唱片。你可以傳播訊息，讓大家一起享受。然而，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你還得在聚誦會中多唱六個至八個月才行。關係利潤問題，請不要談，它並不重要，做你所能夠做的。

問：在您像上的液體等為何會出現而從又消逝？

答：它們的出現証明了你的誠心，然而它們的消失也並非是一件有失光彩的事，因為有些信徒的家裡甚至未曾出現過。

問：我們將您像上出現的液體當着聖水及點在舌頭上會有大碍嗎？

答：不要即刻將它取出，讓它停留久一點。

問：這種神跡可否讓親友們知道或去看？

答：可以的，而且讓大家去體驗。

問：再告訴其他人行嗎？

答：沒問題，但切勿告訴那些不相信的人，不然，你會遭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事件。

問：在進行傳播神的使命工作時，您需要我做些什麼事呢？

答：身為好人，同時做善事，在聚誦會中唱歌及協助他人去體驗。

問：峇迦溫，接下去一個問題是有點敏感性質的，請別生氣！

答：（含笑地）不，不會的，到底是什麼問題？

問：只有婆羅門教徒（Brahmins）才可以在廟裡當教士嗎？

答：不，任何人都可以，主要是一個人的誠心。（賽峇峇然後批評一些現代的婆羅門教士與錢財問題。）

問：每年一個已故的親人的忌日，有必要請教士主持嗎？或者進行家庭祈禱就可以了？我母親便是每年請教士來追悼我父親的。

答：沒有必要請教士，家庭祈禱已足夠了。

問：但是，有人說，如不請教士主持祈禱，先人的靈魂將不會安息。

答：不，靈魂不需要這些，因為它是永恆的（說時，峇峇望向空間），它也不會受苦。你母親這麼做主要是使她自己的心靈安靜。

問：我曾在一些書中獲悉，您對婆羅門教徒有着特別的對待。

答：是的。

問：接下來這個又是不尋常的問題，請不要見怪（祂微笑和搖頭）。神將如何解釋地面上所發生的天災及它們為人類所帶來的痛苦，如地震和大風浪等。

答：一切都是神，地震是神，大風浪也是神，而且凡是神的東西，全都是好的！（祂疑惑地望着我）但那不會有痛苦。

問：峇迦溫，那是您講的，然而有很多人却因此而受難。

答：這是大自然所做的事情，一名醫生在醫治腹痛的病人時須用手術刀割開他的腹部，然後對痛處下手，醫生這麼做亦是以痛治痛，這也是神的做法（祂像重新再說服我似地望着我）。從來沒有痛苦，靈魂也沒有受苦。（我在那兒呆坐了一會，吸收着祂所給我的答案，我了解到神並未注重外面驅殼所遭受的痛苦，神所注重的是靈魂。）

問：對於我早上所提過的問題？說我曾經看見峇迦溫和其他神在一起，或我本身曾在其中，與祂們一起在曠野上走動，請問這是否為我腦海中的一種幻覺而已？如果是的話，這會有害嗎？

答：這不是幻想，而是視覺。那是好的！就在這個時候繼續下去，另一名信徒插口問，在睡夢中夢到您又會怎樣？這會有害嗎？

答：是好的。

問：峇迦溫，為何不在我夢中出現？

答：（祂彎下身拉着我的下巴）好吧，從今以後，我將在你夢中出現……在星期三好嗎？（祂笑着）……不，不，在星期二吧？（星期二剛好是我從一名不信者變成信服賽峇峇時的日子——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每逢星期二在家時，我將吃素及進行更多次的祈禱。）

問完這最後的一個問題後，賽峇峇也站立起來，我看一看手錶，已經傍晚六時，在神廟裡舉行的聚誦會也即將開始，其他一些信徒也有發問一些私下的問題。

當我到印度去拜見賽峇峇時，我決定不發問任何私下的問題；關於我的家庭或我本身的健康，財富及事業等問題。

峇峇突然問我：「你太太呢？」

我說：「在馬來西亞，她本想一道來，但由於我有事須順途前往歐洲去，因此不便帶她

齊前來。

峇峇就說：「她是一個好女人……但是却勿忘記，妻子不是生命。生命是生命，而妻子則是妻子。」我對這些表面上無意思的評語感到好笑。不過，我却發現賽峇峇那無所不知的本領。

當我在一九七一年與太太仙蒂（安祥的意思）結婚後不久，我便開始稱呼她為「生命」。所以，每逢親戚朋友聽見我這麼喊叫妻子時，他們都感到很驚訝，說我是一位好丈夫，但我却會否認，同時告訴他們這只不過是對好妻子或很差勁妻子一種別號稱呼。不過，久而久之，我也沒有再叫她「生命」了，同時，也逐漸把這件事給忘了。

現在峇峇重視這些，也撩起了我對過去這個家庭笑料的零星回憶。

就這樣，我從皮包中取出一張妻子，兩個孩子及母親所共拍的彩色家庭照片，我把它交給賽峇峇，並要求祂賜福于我的家庭。

賽峇峇將照片放在手中把持了一個時候。

過後，祂向我說：「你的母親是一名很好的信徒。」我却對祂說：「我母親並不怎樣信服您。賽峇峇笑着說：「所有的神都歸於一個神，她還是一個好的信徒。」

峇峇說：「你母親擁有很多神像在她房內，她不像你。」

祂轉向拉芙碧那邊指着我說：「他是一個無可知論者。」

在與峇峇的會面和交談過後，我發覺到我的三個願望經又實現：

(一) 吻賽峇峇的腳；

(二) 把歌簿交予祂及唱歌給祂聽；

(三) 把我記錄簿裡的問題向祂提出。

既然現在不再對賽峇峇有陌生感，而且又覺得很多人都向祂提示私下的問題，因此，我也應該提出自己私下的問題。先前，我也曾代兩位吉隆坡的朋友提出他們的健康問題，對其中之一項問題，祂說孩子將不會有事情，而另一位祂則將給一些佛粉。

我說，既然很多人都在發問私下的問題，我是否也可以這麼做，賽峇峇告訴我說可以。

我就問：「我母親的肩膀有點痛」，賽峇峇打斷我的話說：「我知道，她的右肩膀及兩邊膝蓋疼痛，同時不能做工。」

峇峇繼說：「她也應該注意眼睛部份，她的眼睛很弱，我會給她一些佛粉。」

此外，我也提出了關於家庭其他成員的問題。

賽峇峇邊站邊回答着問題，而手中也拿着塑膠袋裝着的佛粉分發給排隊等候的信徒們。

輪到我的時候，我以雙掌盛住峇峇所給的佛粉，祂也裝滿了我的上衣袋，一袋袋過剩的佛粉也隨着洒落地上。

這時，我也想起拉芙碧交給我一個塑膠袋，並交代我帮她盛裝佛粉，塑膠袋是藏在褲袋內，所以，我便告訴賽峇峇祂也隨着將手伸入我的褲袋內取出那個塑膠袋和手帕，跟着再把手帕放回我的褲袋裡。賽峇峇將塑膠袋打開，我便將一包包的佛粉投入裡面。祂順手多放了幾包進去，然後交回給我，並說：「這些給你母親，妻子和孩子。」

就在這個時候，人類的貪婪念頭也又再萌生……我開始貪心起來。我曾見過賽峇峇把一些東西送給拉芙碧姐，一位美國女人和男孩子，當祂站在我身旁時，我覺得如果能夠獲得賽峇峇所贈送的東西該是多好，更何況在此賽峇峇也對我表示特別關心，同時祂對我在馬來



布達巴底村——那面圍繞着布拉聖地尼拉
 炎白牆外是一條長長的街道。左邊有售賣賽
 峇峇的相片，鍊墜和汽水，冰淇淋及一些印度
 食品的商店。留意中間那位行人，這是布拉聖
 地尼拉炎的舊進口，一過了拱門是一尊又大又
 黑的施里迦麗沙 (Sri Garesha) 神像，而
 那棵茂盛的大樹便是每天早上唱祈禱歌的小鳥
 之棲身之所。



這是通往布拉聖地尼拉炎的新路口，左邊
 的路通往布達巴底，右邊則通往旅店、食堂和
 信徒的宿舍。過了這個拱門便是一條通往神廟
 的小徑。



在主要的進口處可以看到許多刻着賽峇峇
 語錄的石礮。這些石礮乃置在道旁，直到神廟
 廣場的拱門處，背景可以看到一尊施里迦麗沙
 的小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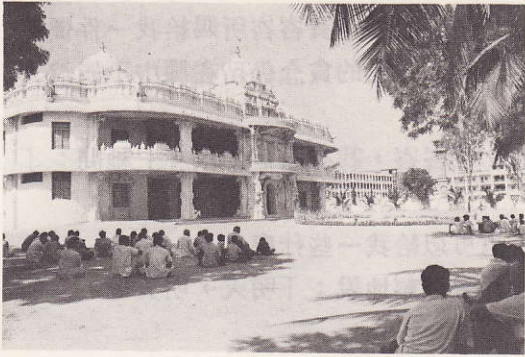
最接近攝影機的兩個石礮刻着：我們對自
 己虔誠和對神的誠意——這就是偉大的祕決—
 一神就是象徵着愛。



這就是作者跪着接受最後一次親見會的地
 方，賽峇峇正站在神廟的門前。那塊石礮刻着
 ：唸誦經典吧，它會像掣電般替你解去如山嶽
 般的罪惡。



這是一座巨大的石碑。它的底層刻着世界
 五大宗教的標誌，每個標誌下面都分別刻着各
 宗教的教條，石碑的上端是一朵盛開的蓮花。
 圖右是布爾那真特拉禮堂，左邊全是信徒
 們的宿舍。



布拉聖地尼拉炎的神廟，一群男性信徒盤膝坐在廣場上等待覲見賽峇峇。當時離下午的覲見會尚早，信徒都齊聚在一起等待。

神廟的另一邊是信徒的宿舍，每天的收費約三盧比。B廿一和B廿二是在三樓，那座巨大的石碑還可以從圖中隱約辨認。



巨大的施里迦麗沙（象鼻神）神像面對着布拉聖地尼拉炎的舊進口處。右邊建築是神廟的後部。

信徒在早上的膜拜儀式開始時便聚在這尊施里迦麗沙像之前。



這是達特瑪送給作者的賽峇峇照片——當達特瑪短暫的住在布拉聖地尼拉炎時，這張照像經賽峇峇撫觸過一般，佛粉由玻璃鏡上滑瀉而下。

——在世界會議上的一項通告——

既然各地的不同宗教的信徒都在這裡，那麼我要告訴大家我真正的天性，你可以用任何一個名字稱呼我，因為我是神的化身；我也是人類所崇拜的一切神的聚合；衆生本來已有了許多不同樣的名字來稱呼神。關於奇跡的事，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它只不過是神靈本能的顯聖。應該養成我的那種仁愛之心。這樣，在不久的將來，你們可以看到世界上會對這個化身和名字虔誠敬奉。既然我像人類一般在你們之間講話和走動，你們以為我是人類。但是，你們必須在任何時候領會我的顯聖！你們也必須在那個時候準備接受我的開導。你們的頭腦現在像一個擺一樣在事實和疑惑之間擺動着。在這個卡里時代（Kaliyuga）裡。沙地亞斯瓦魯般（Sathya Sai Swarupam）就是帕拉達瓦（Parathatha）也就是神的意旨。因此，我的降世，是要重振古代宗教教義和恢復它的光輝。這是賽的意旨，而且將很快實現。我是來主持真理，消除偽善，散播極樂的種子於芸芸衆生，使你們了解什麼是真理，何為善惡，使你們每個人最終到達極樂的境界。

西亞展開的賽峇峇青年服務活動的能力也頗具信心……而這便是賽峇峇所賜給我一件價值連城的禮物，它比任何我所夢寐以求的東西更加珍貴，然而，我的貪念仍留在腦中不能消失。

正當賽峇峇站立在我身旁之際，我輕輕地對祂說：「峇峇，我有兩個要求。」祂問：「什麼？」我問祂是否會介意，祂微笑回答說不會。

我說：「峇峇，您曾送給別人神聖的東西，是否也可以給我一些什麼？」

賽峇峇報以微笑，然後用手捉住我的頸項，在我耳旁輕輕地說：「明天，明天吧。」聽了祂這句回答，我心裡的輕鬆感覺是想像得到的！

明日又會有一個訪問賽峇峇的安排，或許到時我將有機會提出較特殊的問題。

過後，我們開始離開那房間，走入廟裡，聚誦會開始了，賽峇峇則在寺的裡外走動。後來，祂在前面的椅子坐下，看去像個算測高深的人，像是很遙遠的地方，可是却又在眼前，是人也是神，一個很友善的人但又遠不可及，確很維妙。祂根本就像是另外一個人。

我坐在寺裡，望着賽峇峇，祂先前跟我講過的話又再浮現於腦海中，早些時候我沒有談起這些……但是，當我在賽峇峇的腳前坐着……需要強調一些重點時，祂會彎下身向着我說：「我會與你心靈相通的」。所以，當我回想起這些話時，頭腦也就開始胡思亂想起來。

自我來到孟加羅和布達巴底之後，我曾聽到不少有關聚誦會的事，但從未聽過賽峇峇唱歌。我心想，如祂能唱一首歌，那該多好。再想起祂先前跟我說「心靈相通」這句話時，我集中精神，輕輕地對祂說：「峇迦溫，請至少替我們唱一首歌吧」。然而，對這個像在很遙遠地方的形體，祂的眼睛和思想也似乎是在百萬哩之遙，祂的手指對法律未有加以反應，只是手在機械化的揮舞着。

聚誦會結束後賽峇峇也隨着離開，信徒們也開始參拜那些已經點燃香和神燈的神像。我也不例外，把合着的手掌高放在頭額上向神祈禱，而就在此時，我的腳跟踏到了地上一些東西，一塊水泥碎片，顯然是由天花板上掉下來的，但是，我却將它拾起來，放進口袋裡……在賽峇峇廟裡所得到的每一樣東西都屬幸運……後來，我便離開這座廟宇。

B22 號房中的奇跡

我們曾經與一群女士講好，在未去吃晚飯前，要先在 B 2 2 房裡相聚，以便談談大家所體驗到的一切經過。

當我回到 B 2 一一一號房去時，便馬上聽到拉芙碧的叫喊聲，要我即刻過另一間房去看一一即是 B 2 2 號房。我便馬上與詹姆士跑去看個究竟。

一踏進房裡，我們看見達特瑪及其他女士正在凝視着她們的寢具，我也看過去，而一時感到驚奇不已。

在達特瑪還沒有離開房間前，她會把一件粉紅色的寒衣披蓋着枕頭，然而，現在所看到的是寒衣上一些白色的粉末。我們四處找尋粉末的來源，但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發現。因此，很明顯地，這一定是賽峇峇的佛粉。由於這是賽峇峇特別賜予達特瑪的禮物，我們之中都沒任何人去動它，興奮過度的達特瑪却把粉末塗在臉上和頸項。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想達特瑪一定很虔誠信服賽峇峇的。

賽峇峇先前不允許她們與一批馬來西亞籍的信徒和祂開座談會，但祂却「親自到房裡來祝福。一提到賽峇峇曾到B 2 2號房裡來的事，倒給我們一些懍然的感覺，我在房裡四處張望，床具上及皮包等都一一詳察。

在B 2 2號房中的右牆上，掛着一幅賽峇峇的像（其實每間房內都有這些像），面對着房門的牆上有着一道供置放手錶，牙刷之類日用品的壁凹，B 2 2號房內的壁凹間放着一張鑲框，面積很小的賽峇峇像片，像片下端看起來像寫着一些字體，但我也並未特別去注意這些，雙手繼續高舉，向牆上大幅的賽峇峇像致敬，其他人也這麼做。

過後，大家便啓程到布達巴底鎮一座餐館去吃晚飯，席間大家都有說有笑。

在餐館裡，我遇見了我的鄰居拉查南夫人，她當時與另一位由錫蘭來的女士在一起，拉查南夫人堅持要我和她一道坐在一起談話。談話間，我把過去幾天的所見所聞告訴她們，拉查南夫人很羨慕我能夠獲得賽峇峇特別關照的鴻運。

我告訴她們說，雖然，我的臉色看來很興奮，但我已經將近四十八小時沒睡過覺呢……這都是因為蚊子在騷擾。拉查南打開她的皮包遞給我一些蚊香。我向她告別前，告訴她，回到吉隆坡後繼續傾談。

我回到所住的房間時，與詹姆士交談了一會，後來他發現我已有了蚊香而決定要與我一起過夜，我也答應了他。

我們點燃了蚊香，肯定在這間小房裡，蚊香的烟將是以驅走所有的蚊子，但當晚的情況却不然，我還是整晚受到蚊子的侵襲。

偶爾我也起身看看詹姆士到底睡得怎樣，然而很令我感到驚奇的是，他睡得多麼甜！我猜想，蚊香或者只是在幫詹姆士的忙，但又覺得好像是蚊子正在特別注意着我。

後來，我再起身一兩次，在走廊上徘徊，望向黑暗場地另一端的賽峇峇房間的窗口，我敢肯定，經過了兩夜的失眠，明天一定會非常疲倦。

雖然如此，那剛剛過去的一天，却足以補償我那短暫的疲倦。

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的那天——也就是我生命中最實妙的一天……那是神的化身雙手擁抱住我的那天。當我躺下來，試圖睡上幾分鐘時，美麗的回憶已使我把蚊子的騷擾忘却掉。

朝覲

在九月二日，星期四凌晨四時半祈禱過後，吃了早餐，我們便去逛街購物，我決定在布拉聖地尼拉炎城外購買所有最美麗的賽峇峇畫像。同時，我也決定將我的住家改為賽峇峇的寺一樣。所以，我也購買了一串佛珠（以作祈禱時之用）。此外，所要購買的物品也包括兩袋具有佛粉香味的粉末。

我也買了一大疊有賽峇峇之像和題詞的明信片，以便回到馬來西亞後，贈送給參加賽峇峇青年服務會活動的人士。

到了早上八時半左右，我才匆忙地趕回去參加覲見會，坐在第三行裡。

賽峇峇於九時出現，在隊伍的行間走過，向一些人祝福及分派佛粉予殘廢者。我呢，像平時一樣，雙手合十，跪在地上作祈禱狀，口裡也唱着歌。賽峇峇此時已站在我面前，不過

不是叫我，而是叫我前面兩個人站起來，也沒有看我一眼。當祂與那兩人講話時，我則痴視着祂，認為下一個一定會是我。當我痴視着賽峇峇時，祂偶爾也看着我，而後又移開，好像完全不把我的存在放在心上，我感到很失望。賽峇峇依然站在那兒與那兩個人談話，那些被選中進行訪問的人士也各自前往有關指定地去。

對這種突然改變的情形，我已不能再自制，我心里在滴咕：「峇峇，我明日上午十一時就得離開布達巴底，同時，我也相信你絕不會騙我，即使除了您給我無形的愛，而不給我形有的物件，我也應該感到慶幸不會再有任何荷求，但，為何您要說明天？」

我猜想祂可能要我到有關座談會的地方去，所以便走了過去。一些年長的義士便阻止我……但後來還是讓我過去了。

峇峇正站在「私人房間」的門前，我却排在大約五十名被安排在上午會面的人士後面。我默默向祂祈禱……祂現在已看着我，臉現空白，像並未認得我，同時揮動手背似要我離去，我頓時一陣發呆，祂所揮動的手背就如在我臉上給予迎面一擊，我因此而滿臉通紅……視線也模糊了，自此我自己覺得賽峇峇在今天是不會見我的了。

賽峇峇在數位信徒的陪同下走入房間裡，我無味地回到人群中。

我在想：「好，賽峇峇你是我的父親，或許您是覺得我太貪心而給予我一個教訓，無論如何，我還是很敬愛您的，同時，希望你原諒我不能向您說再見！」因為您要在十一時過後才能結束您和信徒們的會話。大家過後各自回房收拾行李去。

當我在收拾房間時，突又聽到拉芙碧在急促地呼喚我，語氣就像上一次般緊張。

我跑過去 B 2 2 號房，在望向她顫抖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時，一種刺激的感覺沿背脊而下。我發現放置着賽峇峇小張神像的牆凹處正有白色的佛粉源源而出，這是一張達特瑪旅行時隨身攜帶的賽峇峇之像，已經成為她的旅伴好多年了，但此次出現佛粉倒還是第一回，這也証明了賽峇峇曾經到來向她顯靈，大家都為她感到高興。

收拾了一切之後，大家便把東西搬上車，我吩咐他們自己先離開，然後把鎖匙交還給管理，同時要他們在老地方等我，因為我想再攝一張該神廟的照片。

我心裡暗想，或許賽峇峇會走出來，把一些神聖的東西交給我，但却未能如願以償。

到了上午十一時，聚誦會就即將離開，我則在那條通往「老地方」的小徑上，拍攝路旁石墩上所刻的格言，心想：「賽峇峇是否仍在「私人房間」裡面，或已到廟裡去了？」

到十一時十分，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必須趕回孟加羅，收拾我的旅行袋，隨便沖一個涼，便趕搭晚上七點半飛往孟買班機。

我一直等待賽峇峇給我一個最後的機會，至少能向祂道別，但祂却完全沒有預兆要出現在失望之餘，我只好極不願意的慢慢離開。

走着，走着，我自己問自己：「賽峇峇是否生氣我……」，就在這時，一個人出現在入口處，靠牆而立，然後直直站立着，雙手環抱胸前望過我這邊來。

我頓時心裡一驚，一轉身便發現賽峇峇已站立廟門前，身著橙色長袍，但不動聲色，也無表情。

一股暖流在我體內流動着，我不禁雙膝下跪，然後輕輕地說：「多感激您來看我。」

我合着雙手向祂示意我即將離開，然後說：「請不要生我的氣，反正我是您的兒子。」祂站立了一會兒，在我還不能確定祂是否有沒有看着我之前，祂又再次離開，走向原來的房

間去。

在聚誦會的歌聲中，我以愉快的心情離開了，因為，我已有機會向祂作最後的道別，然而，祂剛才最起码也應該向我表示一下，以證明祂有看到我，但是，又有誰能了解神的意思？

我接着離開那白牆圍着的布拉聖地尼拉炎等車趕回布達巴底。等了足足十五分鐘，但還沒見到車子的踪影。

於是，我回到原處坐着等待，望着黑色的迦麗莎神像。我相信車內的其他人不會拋下我一個人而離去的。後來，車子終於出現了，可能她們等得不耐煩而順便繞車河。

車走到神廟的時候，拉芙碧堅持要停下來向克里斯拿神獻上鮮花，結果大家便下車向克里斯拿神獻花，喝了幾口自來水，拍了幾張照片，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詹姆士和女士們先行走回車內，留下我單獨在欣賞着美麗的景色，我的視線投向克里斯拿神，看到祂的那頭牛，我歌頌着祂……然後望向山邊，看着山峰，就在這時，我突然呆住了，我看到山頂上站着拉瑪，峇峇及施里第峇峇神等，祂們都向我揮手道別，而我也因此眼淚盈眶，我依然控制着高漲的情感，低下頭，閉上雙眼，搖一搖頭，再向上望，祂們仍然站在那邊向我笑，向我揮手。

這種情景再也感受不住，只有轉身走回車子去……咬着雙唇，盡一切所能去控制着激動的情緒。這時，峇峇的話又在我腦海中迴盪：「這並非幻覺，而是視覺。」於是，眼淚又再流下，但我還是把它們控制了。

達特瑪看見我的表情時，就馬上通知其他人（她也是如往常坐在前座），她說：「看，好像捷卡在哭泣呢。」（雖然，這時我已不再哭泣，但我的臉看起來或許還有哀喪的樣子。）我也聽到其中一個阿姨說：「他或許是看到了一些不尋常的東西。」我後來急忙鑽進車子內，而隻字都不提，深恐又不能夠自我。從車窗望向山那邊，祂們依然在那兒站着。車子也開始走動了，達特瑪問我：「到底是什麼事？你看到了什麼？」

我開口想向她解釋，但只是開頭第一句，我又開始哭泣起來，眼淚直流，哭得像一個小孩子，我大約是哭了五或十分鐘。

達特瑪把我當作像她的孩子般在哄我，以她的手帕替我抹乾眼淚。我很傷感地問：「賽峇峇，為何要這樣對待我，使我感覺到多麼愚蠢？」

達特瑪給我倒了一杯水，要我喝下。她一面唸着：「Sai ! Ram ! Sai ! Ram ! Sai Ram !」很奇怪地，水像甘露一般，一下到肚子便將激動的「火」潰熄，我也開始回復鎮定。然後，她對我說：「賽峇峇說，不要以為我沒有感受，他還很年青（指我），所以不能控制感情，我却能控制，同時我會感受。」

我驚奇地望着她，增疑她是否在開玩笑，我再問個清楚，她回答：「我只是問賽峇峇為何要把你弄哭，祂就是在剛才給我的答覆。」聽後，我再次不能控制自己，又再哭了起來。

當我恢復鎮定，望出車窗外時，看到拉瑪神正站在其中一座高山上，另一座山上站的是克里斯拿神，為了控制自己的情緒，我這次唯有把頭垂下，不再看了，後來，祂們也跟着隱失了。

在駛往孟加羅的途中，我在車裡向兩個阿姨闡述我來會見峇峇的原因和故事。

講完了故事之後，班巴尼BHAMBBHANI 姨媽對我說：「你應該寫一本有關你的經歷

的書……因爲它太不尋常了，尤其是你，由一個不信者而變爲忠心的信徒。」但是，我告訴她，這是不行的，或許別人會以爲這只是我個人的一種幻覺而已。她說：「不，只有像你這樣的青年人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才會促使其他年青人信服，他們是不會相信老年人所講的故事，既然賽峇峇同意讓你灌唱片，撰書自然也不會有問題的。」我當時告訴在場的人，我會考慮。

大家過後在旅程中寂靜下來，各自去構造自己的思域。當我閉上眼睛時……我感覺到自己又與會見賽峇峇的一群人相處在一起，我也試圖追憶賽峇峇所致力傳授給我的教義。

祂對宗教學說的闡述

「好吧，現在開始討論宗教。」當賽峇峇說完這句話後，突然所有的人便靜了下來。祂微笑着說：「生命究竟是什麼？好像是從水面上升起的水泡，它終會在空氣間破裂，泡內的氣體便會和空氣融在一起，生命不就是這樣的嗎？」

◆「人生之中必須要盡可能追隨四件事，即追隨主人，面對魔鬼，奮鬥到底，完成這種遊戲。」

◆歡樂是什麼？它介於兩種悲哀之間的瞬息過程，嘗試避開歡樂與悲哀，而走向極樂境界。」

◆「愛情是花朵，色慾是荊棘。沒有玫瑰花不帶棘的……取下花朵，切莫觸摸荊棘。」

◆「自私和愛有什麼分別？自私生活在獲取和遺忘之中，愛是生活在付出和寬恕裡。」

◆「快樂的祕密是什麼？它並非是去做我們所喜歡的事情，而是喜歡我們所應該做的事情。」

◆賽峇峇對曾經做過許多社會工作的拉芙碧姐說：「你所做的都很好，但記着，手要在社會，頭腦要近神靈。」

拉芙碧姐和我對於這句話有着不相同的見解。我的見解是，當我們的雙手在社會上工作時，我們的頭腦必須要想到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以及神等，那就是要關心世界上所有事物和宗教。

但拉芙碧姐覺得賽峇峇的意思是指當雙手忙於社會工作時，我們的頭腦必須靜如止水，沉思着神，以免雙手在社會工作裡陷得太深。

◆生命在生存裡消失，生存則會隨着時間消失。

◆賽峇峇的手指在牆上垂直畫了一個「I」字（這是個英文字母，意思是我）說：「這是「I」，即是人類中的我——他的自我，你必須將它割除，將它割除。」說着，祂的手指在「I」字上橫畫了一下。我們覺得這雖然是簡單的比畫，但却充滿了意義。祂說：「是的，將它割除便會得到一個十字，這是一個宗教的標誌，也是神的標誌。」我想，假如我們能夠消除自我也即等於和神融匯在一起。

以上是賽峇峇給我們的一點啓示。說真的，當我離開研討會之後，我並不能完全記着賽峇峇所講過的事，其實，其他在一起的馬來西亞人都和我一樣。我認爲，我們有限的頭腦並不能在一時之間吸收如此多的新知識，但我相信賽峇峇所說的話已潛移入我們的腦海中，

在以後的日子中，它會慢慢地浮現出來。

很幸運的，我獲得一個機會臆測這個令人懷疑的理論。在次日，當我們收拾好和集合在汽車邊時，我看到普拿真特拉 (Poovna Chandra 一間大禮堂，旁邊有舞台) 的大門敞開，拉芙碧姐和我試探着走進去，由於沒人阻攔，我們也就長驅直入。賽峇峇所用的那輛白色汽車便停放在裡面。

牆上裝飾着美麗的圖畫使我感到非常驚奇。在舞台的左邊是五幅巨大的畫像，顯示着世界上五大宗教的標誌和學說，那五大宗教為：興都教、基督教、聖火教、佛教和回教。在左邊是較小的畫像，顯示世上各種神聖的化身。在聽眾席的兩端是寫上賽峇峇理論的各種標幟，在禮堂的背景是更小的圖畫，好像是在觀看賽峇峇的一些理論。

這些標幟幫助我回憶賽峇峇在昨天所說過的話，我迅速將它記錄下來，並且將牆上的圖畫用相機拍攝下來以幫助我記錄以下的理論。

五幅巨大的畫像：

1. 克里斯拿向跪着的阿茲那說：「睜眼看看這世界的福利，你也應該有所表現。那些無知的人會受到行為上的束縛，噢！古印度的精神，你應該要有擺脫束縛的理智行為，以謀求世界的福利。」
2. 在耶穌牧羊的圖畫下：「你以為只愛那些愛你的人便會覺得榮耀嗎？即使無神論者都可以做到！假如你只對那些向你施善的人施善，是否會覺得了不起？即使是罪人也會做得到！愛你的敵人，好好地對待他們，然後天堂便會給你一個恩澤，你才像是神的兒子在處事。」
3. 釋迦牟尼正坐在樹下向門徒講道：「走吧！比克舒斯 (Bhikshus)，爲了人類的和平、福利和惠益，勇於向前！啊！比克舒斯，爲了人類勇敢前進吧！爲他們着想，爲他們好，使他們快樂，你引導他們走向正義之途。」
4. 聖火教的圖中，教主正站在聖火邊向信徒傳道：「具有高尚品德行為和心靈聖潔的人——那些言善和誠心修行的人——把祂當爲聖賢，也是他們的啓蒙老師——最終祂和他們將融合爲一。」
5. 在麥加聖地和可蘭經文的圖中寫着：「一個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是最完美的人，神創造的萬物都是他的家庭成員；他善待萬物，而他也就是神所最疼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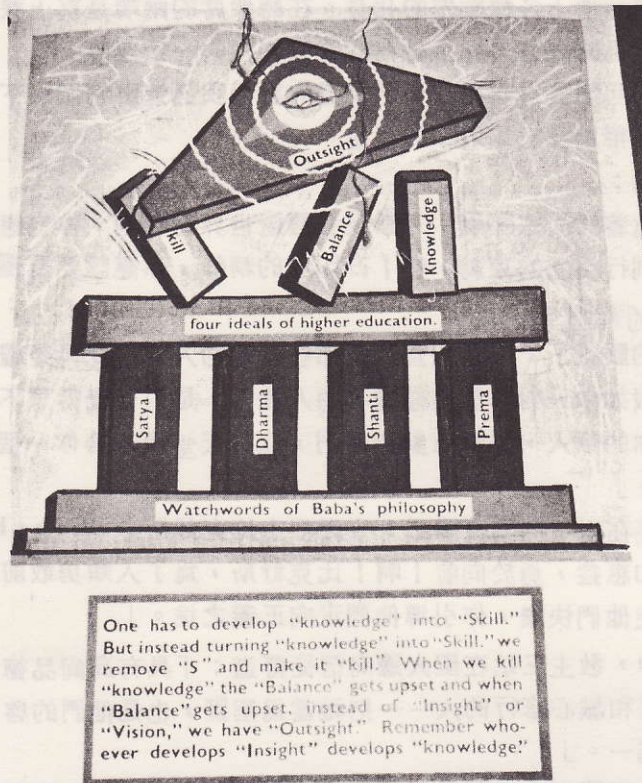
在舞台的右側則有十幅較小的圖畫，茲將一些名字和言論記錄下來，從極右至左爲：

1. 麻特沙 (Mathsyā) —— 從迷惑之中尋找智慧的寶藏。
2. 苦爾瑪 (Kurma) —— 從今起應該像聖賢那樣地超脫世俗的束縛。
3. 華拉哈 (Varaha) —— 挑起兩副重担——奉獻和戒律。
4. 拿拉申哈 (Narasimha) —— 不要讓你的自我遮蔽了神的光輪。
5. 華瑪拿 (Vamana) —— 虔誠地跪拜在神前祈禱庇佑。
6. 巴拉蘇拉瑪 (Parasurama) —— 嘗試去信服神不再受難。
7. 拉瑪 (Rama) —— 要公正就要以身作則，這是你的義務。
8. 克里斯拿 (Krishna) —— 盡力成爲我手中的先驅。
9. 釋迦牟尼 (Buddha) —— 欲完善助人，必先提高與充實自己。
10. 迦爾基 (Kalki) —— 生命的真諦建立在真理、道德、和平和博愛的基礎上。

在禮堂的后牆上尚有其他圖畫和賽峇峇的學說，其有一幅最引人深思和耐人尋味的圖畫，我已把它拍攝下來（如下圖），圖中所書寫的文字的意思是：

高超和理想的教育是要把知識化為有用的技術，這樣才能獲得一個平衡而起相輔相成的作用；假如知識和技術失去了平衡，那麼，技術便成了“兇手”而抹殺一切。

記着，要獲得知識，必須具備洞察一切的能力！



「人們通常滿足於掛在嘴邊的話，即使是在宗教的範圍內。試問任何人，神在那裡，而回答是無所不在，但大多數人的心中並沒有祂的存在。也許他們所說的無所不在並不包括他們的心靈。」

當腦中的錄音帶在心裡的錄音機上重複地轉動時，我們已不知不覺回到了孟加羅，城市裡嘈雜和汽車聲又把我帶回了現實。我們在下午三點左右才回抵先前住宿的旅店，然後去吃午餐。

我告訴婦女們，由於時間的關係，我無法重遊賽峇峇的住地（達特瑪的家），因為我還要沖涼，換衣，整理東西以及給我的家人錄下一些有關我的情況的消息。爲了未能多花一點時間與達特瑪他們相處在一起，使我感到很是失望。我知道，假如我於晚上七點起程，我需要飛往孟買，然後另需等待三句鐘，飛往蘇黎世和巴黎的班機才來。她們說先回家換衣，然後來旅店陪我一起去機場。

他們離開後，我便動手整理我的東西和摘要記錄五天來所發生的事情。一些印度朋友到來探我時，幫忙查詢飛往孟買的班機時間。他們給我帶來了喜訊，該班機拖延至晚上十點才起飛。因此，我能夠在孟加羅再逗留足足三個鐘頭。我默默地感謝賽峇峇。我給太太仙蓆寫了一則短文，解釋所錄下的事情：

我親愛的媽媽、太太、家人及其他朋友：

我給你們寄上一卷錄音帶——第一面是聚誦歌，第二面是我和賽峇峇在一起的經過。

我看到了神——我曾享受過祂的撫摸，祂擁抱我，拉我的鼻子、面頰。祂不僅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父親，我是祂的孩子。

當我在寫的時候，那些我忘了記錄的又湧現在腦海中。

在第一次會面時，我將要離開時，祂擁抱着我。當我詢問祂有關那些自動而來的歌曲時……祂說：「你是我的工具。」說罷便輕拍我的胸膛。

我曾認爲沒有可能和不敢奢望的事情竟發生了，祂不當我是信徒，而像是兒子——在一群馬來西亞信徒之前。錄音帶並不能完全錄完所有的故事……只能給予你們一個概念。不管怎樣，這故事是不能分成零碎來說的。因此，請那些有興趣的親友們來聽這個相當長的故事，我也將把我說的故事錄下來，那些有興趣者可約訂時來聽，叫做「見神的旅途」的故事。

甘南上

備註：母親——峇加溫很了解妳，祂說妳是一個很忠實的信徒……「不像你（指我）反對，反對！」

仙蓆——祂說妳是一位好太太……但生氣是不好的。

這對於一個剛開始的人這麼樣？我們將在不久後相見。

我現在在天堂，彷彿飄浮在空中。我爲那些不信仰賽峇峇的人而感到可惜雖然祂說所有的神只有一個，不論拜什麼都是一樣，但，他們所拜的神是看不見的，不能對話也不能觸接的。這現有神的化身正在這裡，祂說：「我是你的傭人。」

飛機來了，餘言待叙。

我愛你們，峇加溫也祝福你們——母親，太太和孩子。

甘南上

當我剛寫完這封信後，那些婦女們已回來了。在聽到飛機延遲起飛的消息後，她們都同意前往機場相送。我突然想到，既然她們未能送我離開，我何不送她們回家？因此，我們又一起到達特瑪的家裡。

途中，達特媽問：「你見過孟加羅了？」我坦白地說還沒有，他便叫詹姆士載我們遊覽一些風景區。我默然無語地過了數分鐘後說：「達特媽，我還是喜歡到妳家去，尤其希望能在賽峇峇的房裡逗留一會兒。」

一份驚喜的禮物

到她家中，我觀賞着牆上掛着的照片，心想賽峇峇是多麼喜歡這位老太太。當我坐在床上，溶化在房內的氣氛中時，見到梳妝台上放着張鑲好的賽峇峇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布達底的B 2 2號房內所見過的，它現在已生出了佛粉。

我把它拿了起來端詳着……相中站立着的賽峇峇好像發出亮光……祂含着美妙的微笑。相的下面用英文字母寫了些梵文：

Asathoma Satgamaya

Ramasoma Iyothirgamaya

Mruthyorma Amruthamgamaya

(O M)

Shanli, Shanli, Shanli

這張照片有點兒與眾不同，在布達巴底的數間商店內，我都不曾見這種呎度的照片，不過我却買了張相同的波士卡相片。

達特正在注視着我，我便向她請教那些梵文的意思。因想在吉隆坡的時候，我曾在聚誦會結束時聽過信徒唸這些字音，但却沒有追求它的意思。這次！我不得不加以了解。原來那些字的意思是：

把我從幻境帶到真實

把我從黑暗帶到光明

把我從死亡帶到永恒

翁 (O M —— 宇宙的第一種聲音)

安祥。

當我趨前將相片放回原處時，達特媽突然說：「孩子，你可以把它帶在身邊；你到那裡就把它帶到那裡。」

我聞言一時驚愕得說不出話來，這張照片是她收藏多年的珍品，我怎好意思把它帶在身邊，作為旅途的伴侶？我不敢接受這模重貴的禮物，我推辭着說：「不！我不能接受這樣貴重的禮物！」她說：「但是我認為賽峇峇是要你把它帶在身邊。」

兩位阿姨、拉芙碧姐、詹姆士和互相對望着。拉芙碧姐最後說：「賽峇峇會跟你說過，祂將會給你一份禮物！」我坐在床上，用感激的眼光望着達特媽，一時找不出感謝的詞。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在座談會時我曾對賽峇峇說：「峇加溫，您已給了其他人您神聖的顯靈，您是否也賜于您的神福所接觸過的東西？」這句話有如迴音一般在我的腦海中盪漾着。

賽峇峇所指的「明天，明天」已很清楚了，現在祂已給了我所渴求的東西……直到那天

早上，這張照片才受到祂的神福所接觸，不過形式却是佛粉的出現而已。我感到很激動，假如飛機如時起飛，或我在那天早上在店裡買了一張照片作為旅途的伴侶，我將不會得到這珍貴的禮物！我只能說：「謝謝妳！達特媽，謝謝！」整間房間沉靜了一會兒，其他人都被這種激動的情緒所感染。

最後，還是達特媽打破沈默說：「現在讓我們在賽峇峇的廟裡開個聚誦會。孩子，你可以唱你的歌曲。」在歡欣的廿分鐘內，我們都聚在達特媽的祈禱室裡，給賽峇峇唱着聚誦歌。在她們的要求下，我唱了一首曾經在座談會上向賽峇峇唱過的聚誦歌，很奇怪的，當我在賽峇峇的面前唱歌時，心情是多麼的平靜，而且感到非常快樂，沒有一絲激動的情緒，但現在却大不相同。我在唱着的時候，眼前出現了賽峇峇的影子，坐在祈禱室左角的椅子上，在聆聽着，手也像昨天一樣，一邊聽一邊舞動。我的喉嚨像有硬塊塞着一般，差點兒唱不出聲音來。我的雙眼迷濛了，即使我極力控制自己，可是兩滴熱淚已奪眶而出，滑下我的臉頰。我進入了忘我的境界，旁若無人。耳邊突然傳來阿姨們的聲音：「你把我們都弄哭了。」雖然她們都聽不懂我在唱些什麼，但她們也感覺到「震動」的聲音。

一曲既終，我們靜靜地打坐了數分鐘。達特媽打破沉靜地說：「好孩子，我也要你收起這件東西。」然後把一對「塔林」（一種銅製的小鈸）放在我的手中。我覺得從她這裡取得太多禮物了，而她的生活也不怎麼好過，因此我決意推辭。但她充耳不聽我的解釋，硬要我接受。我心裡暗唸：「賽峇峇，這是您給我的第二件禮物——第一件在您的睡房，第二件在您的廟中。」

當我環視着這間小廟的四週時，發現上面的相片都佈滿了佛粉。此情此景不禁想起達特獲得賽峇峇恩澤的經歷。某一個時期，她正傷心親人的去世，而且身體也很不舒服，於是便求賽峇峇與她作單獨的會面。在那個時候，她再也不能控制她的眼淚，埋怨着說：「是的，是的，您把佛粉放在我家裡所有的相片上，但您就是不肯去拜訪我的家。」賽峇峇很慈祥地向她保證會到她的家裡。翌日，當她從外歸來時，一打開祈禱室的門便目瞪口呆，地毯上出現了四個明顯佛粉印成的腳印……賽峇峇來過她的家了。消息一傳開，數百名鄰居即刻湧來她的家裡一睹這神恩的顯現。

但是，現在她却增加了一項麻煩，她不能揩抹房間也不敢把窗口打開，怕的是弄壞了賽峇峇的腳印。最後（忘了是在夢中或是賽峇峇親口對她說的），賽峇峇曾叫她可以把腳印抹掉。因此，她便小心翼翼地將其中兩個腳印的佛粉收集起來，另外兩個却有玻璃覆蓋着。這樣經過六個月後，那兩個腳印才漸漸消失了。

詹姆士的聲音把我從白日夢中喚醒，現在已是去機場的時刻，我們很不願意地相繼離開。這些婦女都異口同聲說，賽峇峇延遲了這次的班機，以便讓我來祂的廟裡唱歌和領取祂所答應的禮物。我深深地感激班機拖延，不然我得孤單一個人在孟買機場等待二至三個鐘頭。現在，我一到孟買便可即刻登上飛往歐洲的班機。我已把等待的那段枯燥時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該多麼有意義。

當我和詹姆士到達機場後，另一宗怪事又在等着我。

在機場，比萊夫人和孫達先生（我的賽媽和賽兄弟）已從晚上六點等到九點（為了拖延），我真的感到很詫異，在三天前，我們還在一起消磨了整整四至五個鐘頭。只有家庭的成員才會這樣耐心等上那麼多個小時，這證明賽親是多麼的團結和互相愛戴，心裡突生暖之意。

飛機離開起飛的時間還有一個鐘頭，因此我有足夠的時間告訴他們我在布達巴底和賽峇峇在一起的經過。比萊聽後，感動得流出了摯忱的眼淚。

佛粉的神奇功能

當印航班機從孟加羅機場衝向高高的夜空時，我把眼睛閉上。我已足足兩晚沒有睡過了（而今晚，我又將會失眠），但我一點也不覺得睏倦，這也許是「宗教熱」在支撐着我，也許，疲勞很快便會向我侵襲。

我拍拍我的衣袋，以檢查賽峇峇給我的兩包佛粉還留在袋裡。

我多麼榮幸能夠獲得這麼多的佛粉，但我認為賽峇峇已經知道我回家後需要分派給很多親戚朋友……我微笑着……祂多給了我一些。

我想起了達特媽，並回憶着從孟加羅到布達巴底途中和她的會話。我見她提着一個裝滿印度藥品的箱子便問她道：「達特媽，既然賽峇峇已給了妳佛粉，為什麼妳還要攜帶藥物？」她回答說：「賽峇峇對我說過，在服食佛粉之餘還要繼續吃醫生所給的藥。」這個回答使我很驚異。我知道她體弱多病，在她的鄰房睡覺時曾聽過她所哮喘般的咳嗽，這種病一直在折磨着她。我很清楚這種病是很痛苦的，除了向賽峇峇祈禱幫助她外，我又能做些什麼？

當飛機繼續向上飛升時，我也在思索着一個矛盾的問題。許多輕重的病如癌症和頭痛，有無佛粉，賽峇峇都能夠手到回春，為什麼祂不能治好達特媽之病？

我對神學及因果，投胎和死後等等的知識是有限的。但，我認為，賽峇峇是有意要她在今生償還前世的因果。假如賽峇峇現在就將她治癒，那麼她的來生還是要繼續受苦的。也許在延長她今生的痛苦，她的來生將會更幸福。

賽峇峇所說的「為什麼我要降世」這卷錄音帶，我在吉隆坡便聽了百多遍，現在我又想了起來：「我很清楚每個人的過去未來和現在，因此我不能以慈悲來行事。既然我知道他們的過去，他們的背景，對待他們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假如你們前世種下了惡因，我會讓你在今世繼續受苦，有時也會減輕你的痛苦或者給你一點補償。」

也許賽峇峇的愛，佛粉的顯現，祂的勸勉便是達特媽的補償。在我的想像中，必定是賽峇峇的愛和力量在支持着達特媽繼續生存下去，即使身負沉疴，親人已死去，她還是那麼的有生氣，慈祥，仁愛和開朗。

我的思維突然被一名嬰孩痛苦的嘶叫聲所驚斷。原來在斜對面的鄰座上坐着一位年長的印度婦人，她的身邊是一位年青的婦女，懷中緊抱着一名一歲大，正在掙扎和嘶哭的嬰孩，靠窗的座位坐着一位五或六歲大的男孩子。

在普通的情況下，我是不能忍受嬰孩的哭聲的，尤其是在狹小的機艙內。

我靜靜地坐着，心裡想道，為什麼做媽媽的及那位坐在旁邊的老太太都沒有辦法哄停孩子的啼哭？我的心中交織着同情和生氣，暗地埋怨道：「啊！怎樣才能使這位嬰兒停止哭聲呢？」

我的腦際突然閃過一個念頭，為什麼不給那孩子一些佛粉點在前額上？也許這是會有效的，但我不知道這位婦人會否接受一個陌生人所給的東西。我瞧見她戴着一枚雕了興都神像

的戒指，心想：「至少她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就算我碰個釘子，我也不會損失些什麼。」

儘管我一直往壞處想，我還是從袋子裡抽出一小包佛粉，打開了紙包，傳過給她道：「對不起，太太，妳的孩子已哭了些時候了。這些是賽峇峇給的佛粉，取一點點在孩子的前額上，她就不會哭的。」

那位婦人看着我……說：「啊！佛粉？」我微笑着點頭稱是。她用指尖蘸了一點佛粉，依言點在女兒的前額上，然後哄着她睡覺，孩子果然乖乖地在十五秒之內止了哭聲，然後便靜靜地安睡了，我們對佛粉的效力都感到很驚奇。

那兩位婦人用感激的眼光對我說：「謝謝你，非常謝謝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也許這是一種巧合，正當孩子哭得疲倦而剛要睡覺時才點上佛粉的。不管怎樣，孩子安靜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我又繼續去想我的事情了。

機上的擴音機突然打斷了我的思維，原來是囑我們繫緊安全帶，準備降落孟買機場。我計算了一下，剛好夠時間登上在蘇黎世停留一站，然後飛往巴黎的班機。

該架珍寶機是於九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從孟買起飛，機內已坐滿了搭客，而我却坐在機艙中間一行的一個經濟座位上。坐在我右邊的是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名僅三個月大的嬰孩，嬰孩則是睡在座位和牆之間行人道的一個搖籃裡。

我坐在椅上，靜靜回想着過去廿四內所發生的每件事情。僅在今日早上，我還在印度的一個偏僻地方，跪在布達巴底布拉聖地尼拉炎的紅土上。這一天的景物一一出現在我的眼前，賽峇峇暗示我應該回去，賽峇峇相片中顯現的佛粉，最後一次默默的覲見，到孟加羅的旅途，在達特媽家裡所獲贈的賽峇峇照片，在賽峇峇的神廟裡的聚誦會，第二次獲贈的口吹伴奏器，比萊在孟加羅機場的等候，從孟加羅到孟買的旅途中，嬰孩的啼哭和佛粉的威力……今天的節目似乎是充滿種種怪事。

正當我沉思之際，印航機上又清晰地傳來了嬰孩的啼哭聲音，這並不是在幻想，我睜開雙目一看，真是那位睡在搖籃裡，三個月大的嬰孩在哭。那位年輕的媽媽看起來非常的疲倦，儘管他盡了一切方法來哄停嬰孩的哭聲，但一直都失敗。

「我是否再試一試佛粉的效力？」我自己問自己。她的丈夫留着兩撇粗大的鬍子，樣子很威嚴。施給老太太一些佛粉是一回事，但眼前的這位青年就不同了，假如他報以敵意，那該如何？在六至七小時的飛行中，坐在一位仇視自己的人身邊是一樁極為不愉快的事。

嬰孩嘶聲地啼哭打動了我的惻隱之心。我好像見到賽峇峇就在我的眼前，我默默地請示他是否能夠再次使用佛粉，他也默默地點頭稱許。

我提起了勇氣，輕輕拍着那位青年的肩膀，當他回轉頭時，我便借故問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和是否是興都教徒，他含糊的說是來自巴基斯坦，但卻沒有聽清楚是否是興都教徒。不管怎樣，話匣子已打開，我便從衣袋裡取出一小包佛粉，把紙包折開對他說：「我希望你不會介意，這是賽峇峇給我的佛粉，假如你放一點在孩子的前額上便會平安的。」我不知不覺竟又說出了差不多相同的話。

那人用眼光看着我，我也把自己顯得很和藹和慈祥，然後解開安全帶，用指尖蘸了一些佛粉，俯身把佛粉點在嬰孩的前額上。我見那嬰孩繼續哭了十五秒鐘之後，我突然有感的說：「孩子的尿巾濕了。」（我至今仍不明白當時是什麼推使我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回答說：「不可能，我剛替他更換了尿巾。」我信心十足而且堅持着說：「不！尿巾濕了，請你檢查

一下。」

他彷彿是要證明我的錯誤，探手去摸嬰孩的尿巾，臉色突然顯得很驚奇，他微笑着說：「嗨！真是濕了。」那位年輕的母親即刻把尿巾換掉，嬰孩也停止了哭聲，靜靜地睡了。

我心裡想，這又是另一宗巧合，這位嬰孩可能是因為尿巾濕了才哭的。不管怎樣，孩子的父親仍感激我，我們也就成了朋友。他告訴我他要去英國，但由於沒有班機，他們就擱了兩天的時間，對他那剛分娩不久的太太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孩子日夜的啼哭。

接下來的旅途還不很平靜，我還是一樣不能入睡，於是開始給印度的新朋友和家人寫波士卡。孩子的哭和佛粉的事一直繞繫我腦子，但現在嬰孩和他的父親都靜靜地睡了。

當我們接近維也納時，擴音機內又傳出了報告，提醒我們把安全帶綁上，檢查我們的食盤和簽證等。當珍寶機的巨輪降落在維也納機場的跑道時所引起的震動把熟睡中的那位嬰孩吵醒了，接着又是哇哇的啼哭不休。這時，母親將嬰孩抱在懷中，飛機停下來時，嬰孩也被哄停了哭聲。

飛機停後，所有轉機的搭客都准予留在機艙內。那位年輕的父親不知爲了什麼事竟出去了好一會兒，我猜他一定是進了廁所。

在這個時，母親把她的嬰孩放在搖籃裡，但只一會，嬰孩便開始哇哇大哭了，見到她那疲憊的樣，我便蹲在搖籃邊，搖着一串鎖匙以引他發覺。這很有效，嬰孩伸手要抓鎖匙且咯咯地笑，但僅幾秒鐘而已，他又開始嘶聲的哭了。但見他哭得捲曲了身體，彷彿是不能忍受肚子痛似的。

我突然想到把佛粉抹在嬰的腹部應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但想到他的母親不知是否會喜歡，我便坐在中間，用自己的身軀擋着嬰孩母親的視線，偷偷地抹了點佛粉在嬰孩的腹部，而且低聲地說：「Sai Ram, Sai Ram」然後又在嬰孩的前額點了一些佛粉。

我藏好佛粉後，下意識地又去摸嬰孩的尿巾……又濕了。我回頭想喚嬰孩的母親替他更換，她竟靠在椅上睡了。我並不想吵醒她，但孩子却不停的哭。我想代嬰孩的父母替他更換尿巾，但又怕他的父母不高興。因此，我只有盼望他的父親早點回來，但却不見他的影子，當我回轉頭時，嬰孩又熟睡了……他還穿着濕透的尿巾。（此後，從維也納到蘇黎世的旅途中，嬰孩再也沒有麻煩了）。

起初，我對佛粉的威力缺乏誠心，第一次，我認爲是嬰孩可能太過疲倦，第二次的解釋是嬰孩的尿巾濕了……但現在，我再也沒有其他合乎邏輯的解釋了。關於我對佛粉威力的懷疑態度，我默默地向賽峇峇道歉。

當飛機向着蘇黎世飛去的時候，我很高興也很滿意地躺在椅子上……印度雖然已在千里之外，但孟加羅，布達巴底和賽峇峇仍然是近在眼前……想着想着，我墜入了夢鄉。儘管我知道，當我到達歐洲的時候，一切將是單獨和緊張，但只要我一閉上眼睛，我又會墜入美麗的回憶和想起賽峇峇……我的慈祥的父親……神的化身，他會保佑我，阻止我做罪惡的事，我會獲得無形的安慰，心情也就會怡然了。

…… Sai Ram …… Sai Ram …… Sai Ram …… Sai Ram ……

我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回到吉隆坡之後，進行了下列活動：

1. 向一些朋友親戚（他們都是賽峇峇的信徒）講述一切經歷。
2. 在賽峇峇的同意之下，每次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家裡舉行聚誦會。

3. 與那些有意協助窮人、病人和需要幫助之賽峇峇信徒成立一個非正式的「服務組」—— Sava Dal。服務計劃討論會是在星期二的聚誦會結束後才開始，歡迎所有的人參與。
4. 繼續分發我在首次叩見賽峇峇時聽得到的佛粉給那些抱病和需要幫助的人。
(以上各方面的資料已更詳盡的附於本書的後部。)

..... Sai Ram..... Sai Ram..... Sai Ram..... Sai Ram.....

沙地亞賽服務組的宗旨

沙地亞賽服務組織和其他有宗教的人士在一起工作，不分彼此。這是因為所有的宗教如基督教，印度的瑣羅亞斯德教、興都教、佛教、東印度耆那教及回教都有他們基本的教義——博愛和仁慈。你應該培養這些品德。

沙地亞服務組織的成立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傳播博愛和仁慈的原則。

你必須在你的單位內誠心地繼續推行活動，神旨 (Divine Will) 是你計劃和執行的基本動力。你是誰？你就是那神旨附與的生命、活力、決心和智慧。明悟了這些道理就達到人生的目標，意思是說結束了無知和妄念。

每一個成員，在彼此之間，應消除各種差異，不分階級，不分種族也不分貧富。他們必須心存仁慈，與人分憂，更須要去分享別人的快樂。

「我」的要求是，不管在什麼時候，當你們之間發生了誤會時，你們必須要以博愛和寬容忍來解決問題，你不能以忿怒的情緒來處理事情，因為這樣會引起爭執或是分裂。你必須要認識到你是再培養容忍精神，通過愛的表現以便更接近神的，你如不培養愛、容忍、謙遜、誠意和恭敬的品德，那麼你怎麼可能明覺神的存在？

今天，愛是一種非常珍貴的東西，在家裡，丈夫和妻子，兄弟之間的以及在單位裡，成員之間的受是否也很淡泊，不！當你明覺最高主宰存在時，你必須以行為和表現來證明愛是會解除世上的一切問題。

只要有愛的明燈，那就包涵了一切！即使不去燒香唸經和膜拜，只要憑一顆愛心，熱忱為別人（也就是神的一份子）服務，也一樣會得到神的庇佑。

「我」對那種充滿愛心和不要回報的服務非常有熱衷。有些單位只有名無實，而另一些單位的所作所為，則乖離我們的理想和目標，與其如此讓他們繼續下去，倒不如立即解散。幾個認真的工作單位強過百個毫無作為的單位，正如兩安士的牛奶勝過大罐的鹽奶一樣。

所有的負責人都必須有責任感！你除了要認明確宗旨和章程外，你也要關心和確定的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成立這個服務組織？它的宗旨是什麼？

你一定要堅信，組織活動的目的是要拆除那把神和人遠隔的屏障。使人類擢升到神聖的地位。